

青年文艺

第四期



M.C.(P) 1656

美國侵略軍在越南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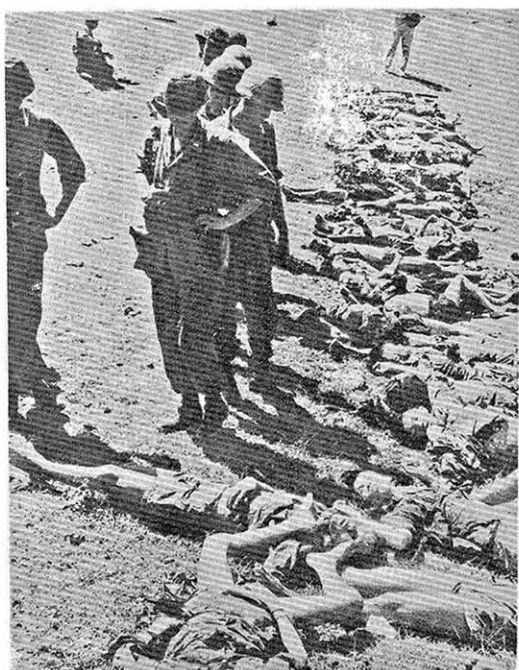


美國侵略者又欠下一筆血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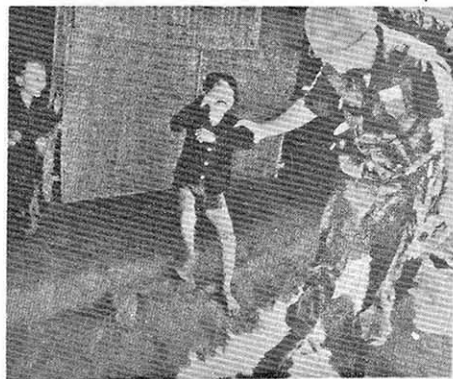


污辱婦女。

連小孩子都不放過。



美國侵略軍在蚬港附近一次就殺害了五十六人。



少年兒童也被美國侵略軍槍殺。



槍殺的一刻。



目 錄

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巧妙結合是馬華文壇 要走的創作道路並促進工農文藝向前發展	2
英姐	3
窮街 (散文)	4
小洋兵	5
獅子和牛 (寓言)	6
又一個中秋	7
同行者	8
血的記錄	9
一把日本刀	10
最黑暗的一刻	11
剝削	12
飛雪迎春到 (散文)	13
姐妹倆	14
建築工人談建築	16
阿女失蹤了	16
走在裕廊的道路上 (敘事詩)	17
小彩的夢	18
手	19
評尋職記	20
給小梅的信 (文藝通信)	21
他們倆	22
工人的好兒女	22
小劉	23
迷你裙的風波	24
九件衣 (九場話劇)	25
編後話	28
嚴陣以待	封面
美國侵略軍在越南暴行	封二
越南必勝	封三
美國必敗	封底

青年文藝

月刊

新人

新事

新風尚



出版者：人民文藝出版社 地址：11-B, PEKIN STREET,
編者：青年文藝編輯部 Singapore 1.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出版日期：1970年7月31日
定價：叻幣 80¢

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

巧妙結合是馬華文壇要走的創作道路

——並促進工農文藝向前發展——

在過去的一段日子里，馬華文壇被一些鬼魅魍魎的東西，在興風作浪，妖氣迷漫了整個文壇，使馬華文壇不知何去何從。春雷一聲响，健康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的迸發出來，使暮氣沉沉的馬華文壇，突如紅日東升，光芒萬丈，普照着人間大地。使所有鬼魅魍魎的東西，被照耀得目瞪口呆，照耀得原形畢露，無所遁形的同時，再也不能用那些舊貨色去欺騙群眾了。

在這大好形勢底下，馬華文壇又要走怎樣的創作道路？是每一個真真正正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者，所要正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此，我們鄭重的提出一條創作道路，那就是：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巧妙結合，是馬華文壇今后要走的正確的創作道路。我們肯定的說，這一條創作道路是對的，是能够提高並發展工農群眾文藝。

走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巧妙結合的創作道路，是能够促進工農文藝向前發展嗎？答案是能够的。這裡我們可以指出一些作品來做為例子。

建設第十三期里有一篇「餐廳女工」。這篇文章就是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之下，所創作出來的作品。作者利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暴露她如何受盡餐廳女主人的壓迫，進而鞭策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同時，利用積極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描寫工友們團結一致，在星期日工友們集體不吃餐廳的東西，迫使女主人讓女工獲得休息一天。進一步讓女工了解到誰是最最親的「親人」，是她互不相識的工友是她最最親的「親人」。作品是樸素淺白，我們讀了很深刻地了解我們所處的是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同時對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工友）大胆的描繪，表現出他們大無畏的精神，深刻地表現他們新的道德觀念和崇高的階級感情，達到激發人們對未來美好的生活遠景展開鬥爭。

電影「屋」片中，有一段極其感動人們的鏡頭，就是一輛羅厘接着一輛羅厘，在道路上行駛不絕，他們有着一個共同目標，便是集體去幫助徐天佑重建家園，表現人們用集體力量就可戰勝一切困難。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會有這樣的一回事，那麼影片不是誇張的太離譜了嗎？我們根據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巧妙結合的理論來分析，它一點也不誇張不離譜。是怎麼說呢？大家應知道積極浪漫主義不同於消極浪漫主義。因為，消極浪漫主義只是空想，脫離現實生活基礎的夢幻，使人想入非非，它一定不能實現的。積極浪漫主義也有幻想，這些幻想是有現實基礎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人們，為未來美好的社會理想而展開鬥爭。同時，表現了他們之間無比深厚的階級感情。一旦新的社會產生，他們就是現實生活中典型的人物。「屋」片中利用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巧妙結合，在藝術感染力上是無比的強有力的感動人們和鼓舞人們的思想，達到了藝術教育人民、團結人民、消滅敵人的有利武器。

今后，馬華文壇就是要走這樣的創作道路。如「餐廳女工」，本刊第三期的「劉師傅的話」、香港出版的「路邊草」、「小當家」、「阿娣和她的一家」、「給小朋友的故事」以及七十年代的「風下」、「女童工的第一天」、「清姐和我」、電影「屋」，都是這一類新風格的作品。作品中都大胆地描寫工人們新的道德觀念和崇高的階級感情。作品樸素流暢，淺白易懂。深刻地暴露現實，大胆地提出對未來人們所要過着新的生活面貌，那就是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人們有了這樣的共同目標，就能更好地展開鬥爭，加速社會向前發展，像這類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從上面的作品看來，佔大多數是工人的作品，這是好現象。工人已經拿起筆桿，寫出自己心中的不平與對未來美好的事物熱烈地追求，因此，走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巧妙結合，無形中鼓勵工農群眾，由自己拿起筆桿寫出心中不平事，大大地促進工農群眾文藝的向前發展。當工農群眾自覺地拿起筆桿來寫文章的時候，我們懇切希望所有正義感的文藝工作者和知識份子，努力掌握正確的理論，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在一起，共同創作出樸素、淺白易懂而生動的文藝作品來。

讓我們高舉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的旗幟，在共同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在正確的理論引導下，積極地普及工農群眾文藝！

· 編輯部 ·

英姐

☆惠 羣☆

(一)

我到紡織廠工作的第一天，第一次和我接觸的就是英姐。她那種爽朗、大方、謙和的態度，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教我如何結綫，怕我不能掌握，一遍又一遍地示範給我看，直到我完全領會了，她才回去做她自己的工作。有好幾回我結錯綫，或者結頭太粗、太幼，經不起盤頭一拉，又斷了。我氣得要哭索性把「摩多」關掉，嘟着嘴兒悶坐在一旁。英姐看到了，走過來牽起我的手說：

「好妹妹，別生氣，我來教你。開始學習是會摔跤的，多摔幾下跤，有什麼好怕呢？爬起來再走呀！」

英姐的話使我不期然地產生起一種念頭：非學會不可！這次我很詳細觀察英姐的動作，然後自己動手來結，這回結得剛好，不粗不細，很平穩地滑下盤頭去。

英姐笑着說：「這回結得好，不怕會斷了，不過動作還要迅速一點。好妹妹，多加些勁吧！」

我使勁地點點頭、笑笑。織布機在「克扎克扎」地響，一分分、一寸寸、一尺尺的白布像流水似地沿着盤頭往下滑，那骯髒的灰塵沾得滿身是，怎樣吹掃也沒用處，最後不得不向英姐求救：

「英姐，妳看我滿身怪骯髒的，有沒有圍裙呀？」

英姐立刻脫下她的圍裙，塞在我手裡說：

「拿去用吧。」

「這怎麼可以？」我連忙推回給她。

「咱們工人姐妹是一家人，不要再推辭了，快穿上！」

她下命令似地要我穿上圍裙，圍裙穿在我身上，英姐的心溶在我的血液裡，我全身感到熱騰騰，我實在找到一個「知心」的好姐姐呵！

英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熱情、無私。我打從心坎底裡敬佩她、尊重她……

(二)

昨天，管工告訴我，星期六有個舞會，他希望能參加，管工說了很多動聽的話，使我猶疑起來。我沒有立刻答應他，只說還要考慮。我把這問題拿到英姐面前，英姐對我說：

「妳千萬別答應他，這是一個陷阱，要引誘人墮落。從前，老板還搞過什麼「康樂活動」、「工作報告」、「旅行隊」，總之，名堂很多；一個老板費了這麼多錢，難道是爲了照顧工人的生活福利？絕對不

是！這是資本家慣用的手段，他們利用舞會向誠實、無知的工友灌輸毒素，以便消磨他們的斗志，達到分裂工友們的團結，這是一項惡毒的陰謀！」

英姐的話，使我從疑惑中覺醒過來，我慶幸自己沒有答應管工，要不然後果真不堪設想——我看清了老板的真面目！從此，我更清楚英姐的爲人，我們也比以往更加親近了。

有一個晚上，英姐忽然到我家來，她要我一齊去訪問正在進行罷工鬥爭的別間廠的階級兄弟，我又陷入猶疑中，不是不想去，是怕家人反對，我把這意思告訴英姐，英姐却笑了笑說：「妳家人不會反對的，我去同他們說說，我們做的是有意義的事情，他們那會反對呢！」

看她的樣子好像很有把握，果然，媽同意了，並且囑咐我：

「多多跟英姐學習學習吧！」

我們挽着手，來到罷工的工廠，真是熱鬧，旗幟迎風飄，工友們三五成群在談論、歌唱。英姐就像一隻活躍的海燕，穿梭在工友們當中。她向工友們問候、鼓勵，交換意見，處在這種動人的場合中，我沒有講話的餘地，只是跟着英姐到處轉。在慰問過程中，我聽到了我從來也沒有聽過的話，內容是這樣的生動、充滿活力和希望，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太渺小了，群眾才是真正的力量！

「累不累？」回家途中，英姐問我：

「不累，我覺得很興奮。」

「多深入到群眾當中，和群眾同甘共苦，才能真正領會出生活的意義和歡樂！」

「這是一場正義的鬥爭，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英姐自豪地說。我們不禁對看了一眼，爽快地笑出了聲，多少言語，都溶化在笑聲裡……

(三)

我們工廠的老板倒台了，工廠被外資吞併了。

這幾天倒清閒，沒什麼工作可做。大伙兒圍在一起只有談天、開玩笑、說說故事解悶。英姐還告訴我說：

「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裡常有的現象，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我們廠的老板算不上大魚，但也同別的小魚勾心鬥角，黑吃黑，結果被一條洋大魚一口吞掉了，舊老板的倒台並非意味着我們廠的整個剝削壓迫制度也垮台了，而是在警告我們，新的壓迫者就將上台了！」

果然過不了幾天，洋老板走馬上任來了，並且立即宣佈了一系列新的廠規，比舊的廠規還要苛刻，工

窮街

★
丘
克
難
★

這是一條狹窄而又古老的街。路面是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窟窿。雨天；它就積滿水。晴天；積水被太陽曝曬，便發出陣陣難聞的臭味。兩旁，伴着它的是同樣殘舊的建築物。牆大都斑剝了，到處是裂痕，黑一大塊，白一大塊的，顯得非常刺眼。有些屋子已經傾斜了，用木板或柱子支撐着，真使人擔心它會隨時塌下來。

街邊、騎樓下，擺着各種攤檔。有飯攤、咖啡攤、麵攤。有早晨和下午才營業的菜攤、肉攤，和售賣香煙糖菓，部份日用品的印度人經營的小攤子。這是「高貴」的人不屑一顧的，被他們遺忘的窮街。

生活在這兒的，是那些在生活綫上掙扎，同樣被人遺忘的人們。

是的，這是一條髒亂、破落、而又吵雜的街。但是，多少人依靠它生活。三輪車夫、德士司機……各行各業的工人，是這些小攤檔的主顧。多少年來，小攤檔的主人，靠這些顧客的光顧、維持最起碼的生活。而顧客又靠這些小攤檔，解決他們的日常生活所需。可以這麼說：他們是彼此扶持着、照顧着，走着漫長而又艱苦的生活道路。

「高貴」的人如果真的把這條窮街遺忘了，對生活在這兒的人們來說，不但毫無損失，而且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本來就不靠別人的佈施。但是，不時都有穿黃色制服的人，帶着「高貴」的人所訂的法律，到這兒來指指點點。說這些小攤檔不衛生，阻礙交通，有碍城市瞻觀，給遊客不良的印象……要他們搬到別的地方去。這些被生活，被種種人為的因素迫得走頭無路的人們，好容易才在這兒扎下根。在這寸金尺土的城市，叫他們搬到那兒去？惟有苦挨下去，以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惡運的降臨……

不搬！自然有對付你們的辦法

。於是「三萬」，罰款，便接二連三地來了。對這些窮困的人們來說，是項多麼沉重的負擔呀！每個人心裡，都埋藏着憤怒。他們要控訴！要反抗！只是找不到點燃的火種。……

有一天，羅厘車載來一批流氓似的人，手拿斧頭、巴冷刀、鐵鉤

……來到這條窮街，將這些攤檔拉倒，劈爛，丟到羅厘車上載走。於是唯一的財產，生活的依靠，就這樣被搶走、被剝奪。

這樣的窮街，在我們的城市裡有多少？遭受同樣不幸的人們又有多少呀？這樣的事，在我們這個所謂「繁榮」的城市裡，不時發生。

也許你常常走過這樣的窮街，光顧過這些攤檔。這裡有你熟悉的人和事。這一切，也許早已成了你生活中的一部份。但是有一天，你會忽然覺得空虛起來。因為你常常光顧的攤檔沒有了，熟悉的臉孔不見了，你心裡會有什麼感覺呢？你會替這些善良的人擔心：他們將流落到那兒去，明天怎樣生活？我相信你會的。因為在生活上，你是有着同樣不幸的遭遇的人。

友們無不憤慨萬分……

「這是什麼廠規？明明是吃人嘛！」

「我們一定要堅決反對新廠規！」

「我們工人是好欺負的嗎？」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紛紛罵起洋老板。正所謂「官迫民反，民不得不反！」在這種情形下，是妥協還是反對，出現了兩種態度的思想鬥爭，有些工友因為一時看不清局勢對我們有利，從而採取消極的態度。在這關鍵上，英姐就領導大家一同展開討論，會上英姐說：

「工友們！我們都是一條藤上的苦瓜，說來說去都是一家人。長期以來，資本案騎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喝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然而他們還不肯罷休，還在想盡辦法來剝削我們。工友們，我們怎能再忍耐？忍耐下去，最後只有被吃掉！」英姐越說越激昂：「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決反對！只有聯合我們工人兄弟姐妹的力量，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互相幫助，任何強大的敵人都都不必怕！」

「不錯！英姐說得對，工友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我不知那裡來的一股勇氣，竟然衝口說出這句話來。

「英姐！我們支持你的號召，行動起來，把資本案打下去！」其他的工友都附和着說。

在英姐的領導下，全體工友展開了一場不倖不撓、轟轟烈烈的罷工鬥爭。這一行動像春雷一般在祖國的陰暗的上空發出了巨響，資本案老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最後只得向工友們升白旗，我們勝利了！事實告訴我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就像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英姐就是這樣一個平凡的女工，然而，她的智慧是不平凡的，我要向她學習……



小洋兵

· 連堂 ·



無論是誰，無論是大人們或者小孩子們，在走過長街那間文記玩具店時，都會在那兒待一段時間，是什麼東西吸引了他們？是小洋兵！對了，正是那一批剛從外地來的被擺在潔白的玻璃櫥窗內的小小玩具——小洋兵。

這些小洋兵製造得真神奇巧妙：身旁草綠色的軍服，荷槍端刀，威風凜凜地挺立，有些做臥倒或翻筋斗的姿勢，惟妙惟肖，活龍活現，簡直像真的一樣，令人不禁要多看他幾眼。

小洋兵給文記玩具店帶來了一股新鮮的令人振奮的空氣，尤其是這幾天，正巧遇上學校放暑假，整間玩具店里里外外都擠滿了人，孩子們吵着母親：「媽！我要買小洋兵！」

剛送走了一批，又迎來了一批，樂得玩具店老板笑到合不攏嘴，彷彿小洋兵給他帶來了空前的好運氣。

一個下午，天氣逐漸悶熱，街上行人稀少了，文記玩具店平日那種擁擠的場面沒有了，文記老板捧着他那隆起的肚臍，一對眼睛不時朝門外觀望，過度強烈的陽光使他立刻收回目光，背脊似乎也熱了起來。

「這鬼天氣！」他咀咒老天。沒事兒，坐着怪無聊的，便在計算機前「擦擦擦」打起算盤來。

這時，遠處來了兩個蓬頭垢面，衣服陳舊、光着腳板的孩子。他們站在玩具店的玻璃櫥窗外，睜起一對小眼睛向玻璃櫥窗內巡視。

「啊！小洋兵！」其中一個喊。他搖着哥哥的手，用興奮的語氣說：「看哪！小洋兵！」

兩個小孩子接近玻璃櫥窗，幾乎把鼻子貼到了玻璃窗上，他們的眼睛睜得老大老大，小洋兵把他們的心俘虜住了。

「哥哥，我要。」弟弟天真的臉上，流露出一片真切的渴望的神色。

「二毛子！哥哥沒錢，你不許吵，哦！」

「哥哥，我要嘛。」弟弟的聲音近乎哀求。

「不要吵，再吵就回去！」

「哥哥，我……」二毛子的眼淚幾乎要掉下來。他懂得，每一次的哀求，都將受到哥哥的拒絕與責備，而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心愛的東西。

兩個小傢伙一直呆站在那兒，這引起了文記玩具店老板的注意。這個滿身肥肉，行動有如企鵝一般，很有生意眼光的投機者，對眼前這兩個衣冠不整、骯髒的小傢伙，倒惹起了他的火氣。

「你們這兩個野種獸在這兒幹什麼？去去去！」他挺胸叉腰，形同狗熊一般攔在兩個小孩子面前，氣勢汹汹，一副要吃人的樣子。

兩個小孩子在吆喝與恐嚇中默默走開，他們似乎很明白，以他們的身份，絕對不該來這種地方。這種地方除了有那麼多引誘人上餌的陳列品，更可怕的是這些陳列品後面，那對蔑視人的眼光和那一副凶惡要吃人的樣子！

他們回到了家，說它是家，倒不如說鴿子籠更為恰當。他們的鴿子籠很亂，活像一堆垃圾，擠在一起。床和床、桌、椅，只佔了一個很小的位置，其他的地方放了空罐子、麻袋、舊報紙、漿糊、刷子……人在里面，也得跟這些雜物一同來擠。沒有窗子，里面

暗暗淡淡，空氣十分悶沉沉。

母親正在粘紙袋，一雙乾枯的，已經發皺起黃的手在揮動着，連連響起一陣絲絲的聲音。兄弟倆也不能閒着，於是一個揭紙，一個連忙把漿糊刷上去，母親就把它完成紙袋。

「媽！」弟弟一面怯怯地瞧着哥哥，一面對母親說：「能不能買個小洋兵給我？」

「媽！不要買給他，弟弟貪玩，一下子就給弄壞了！」哥哥搶着回答。

「媽！哥哥！」弟弟幾乎要哭了。「買一個給我也不行嗎？只買一個！」

「二毛子，你……」媽阻止了哥哥的話，溫和地撫摸着弟弟的頭，說道：「等你爸爸回來說吧！」

一提起爸爸，二毛子果然不再吵要小洋兵了。爸爸陰沉的臉，就像仲夏的天空的悶雷一樣，叫人害怕。他就時常挨過爸爸的藤鞭呢！弟弟縮着眼，苦着臉，悶悶不樂的在揮動着小手。

「爸爸會答應你的，他一定會買一個很美麗的小洋兵給你，等會跟爸爸說吧！」二毛子還是不大高興，媽只不過是騙他吧了。

「像這樣子的，好不好？」媽做了一個姿勢，逗得哥倆不禁笑出了聲。

好不容易溜過了一個下午，爸放工回來了。今天，爸的臉色比往日更加陰沉，更加使二毛子害怕，他不敢向爸提起買小洋兵的事，害怕藤鞭的滋味難受。媽也不敢開口，這個家彷彿罩上了一層陰暗的氣氛。今晚，媽例外地催促兩個小孩子提早上床睡覺，哥哥很快就睡熟了，二毛子睡不着，他胸海里想着小洋兵，想着想着，忽然被爸的聲音驚醒。只聽得爸斷斷續

續地說：

「工廠任意開除工人……我們進行了罷工……斗爭……但遭到鎮壓……失敗……。」

以下的就聽不清楚了，二毛子進入夢鄉里，找尋他那心愛的小洋兵……

第二天起身，爸還沒返工，奇怪？今天怎麼不返工？他不敢開口問爸爸要小洋兵的事，照例和哥哥出去到外面拾空罐子。回來的時候，在飯桌上，爸忽然問對他說：

「二毛子，爸買一個小洋兵給你，高興嗎？」

「什麼？爸爸！」真意外，一向可怕的父親忽然溫和起來。

「爸不騙你，今天就帶你去買。」爸微笑着。

「爸爸，您真好！」二毛子簡直要摟着父親的頸子唱起歌來。

吃過中飯，爸帶兄弟倆到文記玩具店去。好熱鬧呵！大的、小的、各式各樣的玩具排列在玻璃櫥窗內、架子上、圓桌上。二毛子和哥哥看出了神，一邊看一邊發出驚嘆的聲音。

「你們要買什麼？自己挑選吧！」爸說。

兄弟倆不約而同地指着那玻璃櫥窗內的小小玩具對父親說：「要這個，小洋兵！」

「好！爸買給你們！」

父親拿起了一個小洋兵，走到文記老板面前說：「請問老闆，這個要賣多少？」

文記老板朝父親上下打量了一陣，鼻孔里發出「哼」的一聲說：「不賣！」

「不賣？老闆，您在開玩笑！」

「我吃饱飯跟你開玩笑？老實告訴你，我看你那副寒酸相，買得起嗎？」

文記老板的話引起了四週人們都笑出聲來，父親的臉色突地變得難看極了，他的身子在發抖；兩個小傢伙則躲躲在父親的兩側——

「你侮辱我沒錢？看！這是什麼？」父親從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出來，他用力地在文記老板的面前揚了揚：「錢！錢！是的，我需要錢，但我無法得到——各位，這些鈔票是為了給我的孩子們買玩具，讓他們也有享受歡樂的權利！這些錢還是當了手錶換來的

！各位想一想，為什麼我沒有權利買一份禮物送給孩子們？」

「窮鬼！少在這兒伸冤報窮，沒有人同情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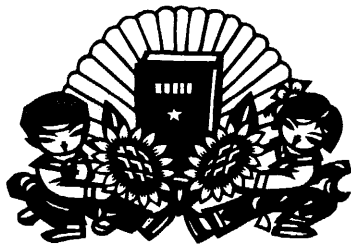
「我窮！窮得有志氣！比起你這種豬頭胖肚的寄生蟲有用得多！」父親轉頭看着兄弟倆：「孩子！我們走！」

「爸！我不要小洋兵了！」二毛子一踏進家門就這樣對父親說。

「好孩子！記住我的話，要做個硬骨頭有志氣的孩子！爸給你買一個美麗的倔強的小民兵！」

二毛子的眼睛一閃一閃地，彷彿一下子聽懂了父親的意思。他站直身體，頭抬得高高，他在父親的面前做了一個很美妙的姿勢：

「敬禮！」



獅—子—和—牛

一隻殘暴的獅子，吃了幾隻小動物後，伸出腳掌抹乾了唇邊的血跡。便跑到一大群動物的面前，指着牛便責罵起來：「你這隻凶狠的牛，殺害了多少無辜的小動物。剛才我在路上還看到一堆骨頭，這一定是你的傑作。哼！」牠轉過身子，對着小動物們說：「你們真傻，給牛騙了，還稱讚牠勤勞、仁慈、熱心幫助小動物，當心牠把你們吃掉，千萬別相信牠……。」話還沒說完，小動物一哄而散。原來獅子一張開口，小動物們都聞到了新鮮的血腥味；當牠比手劃腳在造謠時，小動物們已經看到牠腳趾縫裡留下的鮮紅血跡。

★ 健源 ★

(一)

門對面那棵高大的芒果樹，此刻隱隱約約地透出一點月光；漸漸地，月亮升高了，呵！好一個中秋月！

我坐在芒果樹下，我的小妹提着盞魚燈也坐在我身旁，她說：「哥，這里好暗，我拿燈來照亮吧。」我沒有回答，祇笑了笑。

「小妹，妳看！」

「呵！這麼多燈籠呵！」

那些小孩子們拿着各式各樣的燈籠從我們面前走過，他們歡笑着，排着隊伍，嘴邊唱着兒歌：

「故鄉的月亮圓又圓，

月光照在我的破屋子，

爹娘心中亂如麻，

想起明天哪！

啲！

……。」

「小妹，去吧。」我推推她，她提起燈走向孩子們那邊去。隊伍走遠了，黑暗中只見一條歪斜的火龍，一幌一幌地翻滾着……

我仍舊坐在芒果樹下，然而此刻，我的心情再也不平靜了，我陷入沉思中……

我想起了小時候過中秋的事……

(二)

又一個中秋，月亮好圓好圓。

工廠里機器的隆隆聲劃破了冷寂的中秋夜，人們帶着疲乏的神情忙碌地工作。機器聲、撕膠片的聲音，人們沉重的嘆息聲，構成這一個中秋的夜！

媽蹲着撕膠片，我也在一旁幫忙。這里除了我一個小孩子，全都是上了年紀的女人。媽讓我套上手套，她反而要赤着手板來撕膠片。別看它簡單，做起來却頂辛苦。一張張、一疊疊，就這樣撕開來的。撕完還有新的，這是一項永遠也做不完的工作！

我年紀很小，做得很慢，又沒氣力，好不容易才撕開來，却弄得滿頭滿身都是白粉。起初還不覺得有什麼辛苦，時間久了，兩隻手都起了泡，拉一張膠片往往要費很大力氣才撕開來，真累！

母親看了我的手掌，輕嘆了一聲，却沒說什麼，但我似乎從她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真摯的愛。母親全身也都沾滿白粉，兩手起紅了，撕的速度慢了很多。

「小孩子，怪可憐的。」阿蘭媽撫摸着我的頭：「你去休息吧，我來幫你媽做。」

「不！我做得來！」
「好！你有志來，要讓你挨餓了。」

「媽！我不餓，我不餓！」其實我餓得半死。

「好孩子！媽的好孩子！」媽把我摟在懷裡，一顆豆大的眼淚滴在我的手上。

「媽！您不要哭！」

「我不哭，媽不哭。」

我們母子倆就縮在角落旁，寒冷、饑餓、睡眠……

「大嬸，妳們怎麼不吃飯？」阿蘭媽走過來問我們。

「阿蘭媽，我不知道今晚要趕夜工，所以沒帶飯來。」媽回答道。

「不要緊，我們分一點給妳們吃，來吧！」媽起初不肯，但經不起阿蘭媽的懇切的要求，終於勉強的和我吃了那一份由她們分給我們的飯。

此時，仰頭便可看到天上的月亮。媽對着月亮呆呆地出了神，好像在想些什麼事情。

「大嬸，妳在想什麼？」阿蘭媽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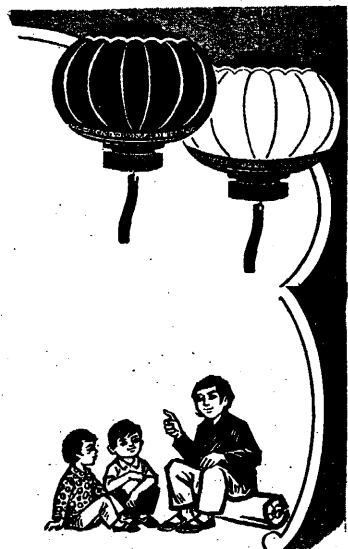
「我在想，今天是中秋了，我們卻在這里拼命地工作；——這是重要的節日呵！」

「沒辦法，誰叫我們窮？」大家都嘆息着，妳看我，我看妳，苦笑着。

……我們的「中秋節」就是這樣渡過……

媽在喚我了。我站起來，叫回小妹，一同走回家……！

又一個中秋



(一)

「同行如仇敵」這句話，在大偉來說，可說是十分確切了。爲什麼呢？自從那黑小子在波記書攤的對面也擺了一個書攤後，大偉就覺得如芒刺背，很不好受。

「這不是在拆我的台嗎？」他想。心里頭真氣：「他媽的！搶生意也不該這樣搶法嘛！」

黑小子的書攤吸引了一些波記的顧客，而且生意很不錯。這下子大偉真有點火了，逢人便說：「這小子存心跟我作對，什麼地方都可以賣，偏要在對面跟我打對台？」

「大偉，你別老是妒忌人家，各做各的嘛。」一位顧客說。

「這不叫妒忌，這小子的作法的確太過份了！」大偉急急辯白。

「看你急成這個樣子，老實說，你攤子上賣的都是些壞書，什麼歌集、武俠小說、愛情小說，人家都看厭了，誰會來買呢？」

「別人還不是一樣，只要有錢賺，管他什麼好書壞書？」

「這就不對了，怪不得你的生意會這麼淡。」他頓了一頓，揚揚手中的書，說：「像這類好書你不拿來賣，而且目前這類的書也很銷。」

「真的？」大偉半信半疑把書拿來翻一翻，用一種試探的口吻問這位顧客：「那里買來的？」

「在黑小那里買的。」

「這黑小子……」大偉罵了一聲，向小黑的攤子望去，恰巧小黑也看了過來，四目相投，很快又分開了。大偉忍不住又望了過去，這次小黑微笑着向他點點頭，但他却感到惡心，索性轉過身去不看那黑小子。

這幾日，大偉的生意越來越淡，而小黑的顧客却越來越多，以前經常跟大偉「交關」的老顧客，現在却轉而跟小黑打交道了。

「大偉，你也該賣些好書了。」這類話像雪片一樣，紛紛落到大偉的耳朵里。

「好好，我也想賣啊。」大偉如是應着，但馬上語塞了：「是啊，我要去那里拿？跟黑小子拿？不不！」他反覆想來想去，不知如何着手。

大偉就是這樣矛盾着。

然而，生意越來越淡了……

(二)

中午，天氣異常悶熱。

大偉坐在椅上，搖着扇，陽光刺得人眼睛發痛。這個時間，很少人來買書，除了幾個賣熟食的小販外，簡直找不到人來談話。大偉很寂寞，就找徐大嬸來談話。徐大嬸也是小販，平時很和大偉談得來。



中學兵中



「徐大嬸，又在忙些什麼？」

「我在修補帆布呀。」

徐大嬸的帆布破了好幾十個洞，縫補得東一塊西一塊的，看來，非換一張不行了。

「大偉，你有舊帆布嗎？」徐大嬸突然問。

「沒有。」其實他是有的，只不過他覺得不能說有，反正，舊帆布留下來，總有用上的一天。自己會用到，何必白送給人家呢？不過，他却裝作慰藉徐大嬸說：「爲什麼不換新的？」

「換一張要幾十元吶！」她瞪着大偉說：「我們買得起嗎？」

「哦哦……」大偉攤攤手，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的確，的確……。」

「徐大嬸！徐大嬸！」

小黑突然地走到他們的身邊，手上還捧着一張舊帆布，小黑的出現倒使大偉慌張起來，他退了幾步，用一種惶恐的眼光看着小黑的舉動。

「徐大嬸，給妳的！」小黑兩手一推，徐大嬸連忙接住。口裡連連說：「我不過說說而已，你怎麼這樣的認真？」

小黑笑了笑說：「這是朋友不要的東西，用不着客氣嘛！」

「那我謝謝你和你的朋友了。」徐大嬸說。

「不必，不必。」小黑轉過臉向大偉點點頭說：「近來生意好嗎？」

「唔唔……」對着這麼樣一個「仇敵」，大偉能說些什麼呢？人家既然沒有敵意，自己又何必這樣的惶恐與緊張呢？於是，他勉強堆起笑容說：「彼此彼此——」但馬上又覺得「彼此」這兩個字用得不恰當，自己能跟小黑比麼？還差得遠吶。於是改口道：「還好，還好……。」

小黑沒再說什麼，走向自己的書攤。大偉透了一口氣。

「小黑的人真好！」徐大嬸翹起大姆指來：「他肯幫忙別人，剛來這里不久，每個人都誇他呢！」

「唔唔……」大偉只好聽着，一句話也說不上。的確，自己怎能同這黑小子——不！同小黑比呢？

「這里每個都誇他呢！」徐大嬸並沒有誇張，自己不是親眼看到了麼？那麼，同他做朋友吧！不！這會給別人看輕的……

(三)

天氣陰涼了，還有點風。看樣子，雨是會來臨的。有些小販收檔了，有些還在繼續做生意。

大偉本來也想收檔了，但看到小黑早已收檔了，另一個念頭却浮

血的記錄

澤波

一九四六年，某日，在一間小學校里……

人們正在觀看小學生演戲。他們演的是「膠林怒火」，儘管技術還很拙劣，但人們却能够看得懂，劇本里要說的是些什麼東西。

「拿起槍杆子，跟敵人鬥爭！」小學生打扮的膠工之一在向其他的膠工宣傳，就他那份神態，人們打從心坎里喊出一句話：「演得好！」

「所以，抗日救亡運動是要堅持到底的！」老校長在演出後做了演講：「抗日之心人人有，咱們不能永遠讓鬼子們殺害無辜和善良的人民！」老校長的話引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者！」

「日本帝國主義者滾出馬來亞！」

人們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有些年青人更纏在老校長的身旁：「校長，您就帶頭組織我們抗日吧！」「我們一起拿起武器，同鬼子們血戰到底！」

「好！好！」老校長連連說了

幾個好字，內心激動不已：「我是一定要打的，你們準備吧！」

「鄉親們！我們一定要組織抗日隊伍，以革命的戰爭反對反革命的戰爭！鬼子們肯定要失敗的！」老校長激昂地說。

「老校長，我們報名啦！一家六口，全算上！」

「不行！這兩個太小。」

「就給他們點工作吧。什麼都成！」

老校長被這種精神感動了，他發覺自己的眼眶早已濕潤，連忙擦了擦眼睛，跟這位鄉親握了握手。

正在這時，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的似乎是飛機的引擎發出的聲音，這一來，看戲的觀眾起了一陣騷動。

「糟！飛機來啦！」

「別慌！怎麼今天不發警報了？」

「警報？」人們沒有聽到警報聲，心頭才稍定下來。一時間，人們都豎起耳朵來聽，會場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不好！是真的！」有好幾個人不約而同地一齊叫了起來。

「趕快疏散！」老校長喊了這句，人們已像潮水一樣向外奔跑，但已太遲了。只見火光一閃，大地似乎裂開了一樣……。

烟，慢慢地散去，地上開了幾個窟窿，橫臥着無數死屍，有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有斷手斷腳的，有粉身碎骨的，然而，更多的是小學生……受人敬仰的老校長，人們再也見不到他……

「嗚……！」

「警報？」

倖倖生存下來的人們，對這時候來的警報，心里頭除了悲哀、憤怒，還有什麼？……這是誰的錯？！

二十幾年過去了，然而，那次死里逃生的人們總不能忘記：這是一筆血的記錄！

是的！是血的記錄！



上他的心頭：「趁這機會多做一點吧。」於是，他撐開了帆布，那張帆布又新又大。「擋住風雨該不成問題吧。」他想。

「大偉，你不收呵，雨就要來了。」小黑走過來問他。這樣一句普通的話，該回答他麼？但他是「仇敵」呵！久久，他的鼻孔里才呼出一句話來：「不收！」看小黑那種無可奈何的樣子，他倒舒服了許多。

幾分鐘後，雨來了，來得很兇很急，雷在天上怒吼助威。波記書攤似乎要頂不住了，雨打進來了，有一些書濕了。大偉手忙腳亂地收書，正在忙亂之際，小黑冒着雨水

衝過來，放下手上的紙袋，幫着大偉收書。忽然間，「哄」的一聲，帆布被強風掀了起來，頓時，豆大的雨水直往下瀉……當書都移到騎樓下，兩個人全身濕透了。大偉望着七零八落的攤子，眼神呆滯。這時，一隻手搭在他肩上，大偉不用回頭看就知道是誰，這隻手可多溫暖呵！

「你來看看我的書。」小黑從淋濕的紙袋裡抽出了一本書，封面、書皮，甚至里面的一字一句，都顯現得那麼親切。大偉翻着、看着，他想起了無數人在他面前所說的話。

「大偉，這是好書。你想賣嗎？」

「要！明天你拿給我，我一定賣！」

倆人身靠身，久久，不說一句話。

「雨停了呵！」不知什麼時候，有人喊了起來。大偉與小黑如夢初醒，倆人不禁會心笑了起來。

「唔！雨停了呵！」



一把日本刀

· 文戈 ·

我家屋後的雞寮里經常放着一把生鏽的半月型的彎刀，至於什麼時候放上去，誰也不知道，只曉得懂事以來，就有了那把彎形的刀。這把刀除了我和弟妹們動過外，沒有人來動過它，甚至看它一眼。

我經常拿來玩，有時候也砍砍柴。記得有一次，媽上雞寮來餵鷄鴨，我和弟妹們正玩着這把刀，讓媽給看見，媽整個身子震了一下傻去了，像看見仇人一樣呆瞪着那把刀，我們怕極了，忙挨在媽的身旁，媽瞧着好一會，突地掉下了眼淚。看到媽哭，我們也一齊放聲哭起來。

「傻孩子，你們哭什麼？」

「媽！您為什麼也哭呢？」

「媽不哭！媽絕對不哭！」媽揩乾了眼淚，默默地餵家禽，牽着我們的手離開雞寮。

從此，媽經常流淚，尤其是看到那把刀。我們忍不住，好幾次拉着媽的手，哀求她不要流淚。有一回，媽終於向我們說出了那把刀的來歷：

「那是一把日本刀！」媽說。

「日本刀？」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我彷彿記得我好像在那里聽人說過「日本」這兩個字，哦，對了，那是在「鄉委會」里聽來的，那時，在我腦海里就覺得「日本」是個很壞很壞的地方。

「這把日本刀是許許多多日本刀中的一把。它們由鬼子從東洋一日本本土帶來，然後在這里殺了許多人的頭，沾了許多人的血！」

「鬼子？」第一次我聽到了這個新名詞。

「你們的一個叔叔和阿姨，就死在這把刀上面，他們死得好慘，肚子被割開。真使人不敢看下去……」媽的聲音哽咽，說到這“去”字，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抽泣的聲調。

「叔叔呀！」

「阿姨呀！」

我們幾個忍不住哭了起來。

「孩子，不要哭，讓媽講下去。」媽揉揉鼻竇：「那年，日本鬼子渡河後，人心狂亂。就在我們的村里，不知什麼時候豎起了一面黑旗，真是天翻地覆，鬼哭神號……。轟炸機一天來了兩次，炸得寸土不留；房屋倒塌了，人死的死，逃的逃……有些躲在防空洞里竟被餓死，悶死；幸好我們的家還存在，只是被炸去一角。屋左不遠處的才叔一家人，全被炸死……。」媽說到這里，臉上浮現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悲涼神色，畢竟，那是經過一場戰爭的災禍呀！

「媽！叔叔和阿姨又是怎樣死的呢？」

「自從村里出現黑旗，男人都被召到集中營。我們家里的男人也不能例外，可幸他們去了晚一點，中途便聽說集中營出了事，就從「丹戎巴葛」沿「小台灣」（註一）

後的「山尾頂」（註二）跑回來，這次被屠殺的何止百多人！

這個事件發生後不久，村里倒安靜了一點，然而，人民的生活可苦多了……那時候，我們就靠一點「賑濟」，還是無法過日，最後只

好去偷挖人家的蕃薯、摘香蕉。

白天，日本的狗腿裝扮成平民的樣子，到村子裡來買雞蛋，然而，暗中却在留意村上的女人，晚上就帶日本鬼子來凌辱，嚇得女孩子個個扮起男人來。

有一個晚上，鬼子又來了。深沉的衣靴着地聲，一聲聲地緊叩着人們心絃。女孩子都躲到防空壕里，連氣都不敢喘一下。鬼子走到了一家門前，門並沒有掩好，鬼子走進去，片刻又出來，拖着一個婦女，那個女人嚇得臉無血色，連哭帶喊地求饒，鬼子不理睬，兇狠狠地摑了她一巴掌，鬼子正想向她施暴時，突地屋裡衝出一個男人，他雙手揪着鬼子衣領，喝道：「放她！」

「放她？哼哼……隨即只見刀出鞘，一聲淒厲的慘叫聲，劃破了陰沈的深夜。她的丈夫死了！死在日本刀上！」

「哈哈……」鬼子顯得很得意。

「狗東西……」隨着詛咒的聲音，門外閃出了三個人影，他們手里握着木棍，其中一個握着小刀，他們像老鷹一樣猛撲向鬼子，沒幾下，小刀已經插進了鬼子的咽喉。

「他媽的！什麼鬼子？漢奸！」原來那個鬼子是漢奸扮成的。然而，這一來，事情鬧大了。他們三人就是你們的叔叔、姑丈和姑丈的朋友呀！」媽停了一下，又接下去道：「皇軍當即大震怒，於是包圍了咱村莊，叔叔和姑丈的朋友就此慘死刀下，因為姑丈懂得日語，所以保下命來，被皇軍當屆充做「火

頭軍」（註三），從此，我們再也沒見到他。

你們的阿姨也因為反抗鬼子的凌辱而當場慘死！

最 黑 暗 的 一 刻

• 思 仇 •

凄厲而尖長的警報聲，像一把鋒利的刀子，猛然插在人們的心頭上。防空洞裡，人擠着人，沒有燈光，沒有聲息，空氣彷彿凝結在驚悸與恐怖之中，強盜們的飛賊在高空嚎叫，人群中起了一陣騷動，但誰也不敢說話喘大氣，彼此的身子挨得更緊了。

「轟！」緊接着一聲巨響，大地震動了一下，防空洞裡更凌亂不堪，有幾隻木柱倒了下來，灰塵和沙石不斷掉落，人們有如驚弓之鳥，伏着、擁抱着，默默地祈告，誰也不敢哭出聲。

「哇！」不知誰家的嬰孩哭了，這一哭，倒嚇得人心驚胆寒：「誰家的孩子？」孩子的母親連忙一手掩住嬰孩的口，一邊悄聲的說：「他要吃乳！」然而，這位母親怎能在衆目睽睽之下暴露她的身體呢？何況又是擠着這麼多人！

「給他吃鴉片煙！」一隻手伸了過來，這位母親茫然地接過了鴉片煙，一時呆去了，連那隻掩住孩子的口的手也漸漸不自覺地移開，

「哇！」孩子又哭了，這哭聲更響亮了，孩子的母親這才從茫然中醒過來；「孩子的媽！給他吃呀！」旁人在催促她；——鴉片煙，終於驅使孩子沉沉地睡去。

「轟！」

「轟！」

每一聲巨響，每一顆炸彈，似乎是落在心上；敵人在蹂躪、在摧毀我們的家園。人們哭了，但誰也哭不出聲。有人把頭埋在沙石上，有人抱着木柱流淚，有人撫摸着被倒下的木柱壓傷或壓死的人們的身體，雖然沒有人說話，但悲憤的浪潮却像千軍萬馬一樣在翻滾……！

「啊！警報！」人群裡面又起了一陣騷動；「啊！謝天謝地，飛機走啦！」「上去看看！」人們舒了一口長氣，正在慶幸自己的脫險。

「我的天！」人們爬出了防空洞，被眼前的情景震驚了！原本是美麗的家園，此刻被炸得幾乎不能辨認出來，屋子倒塌了，有好幾處還冒着火頭，地上全是一個個小窟窿，面對這副景象，人們哭了。

「媽！我們的家呢！」一個小女孩拉着她母親的衣角，滿臉現出焦急與疑惑的神色。

「家？我們的家？」母親只能這樣茫然地回答她。在火光中，在廢墟裡：「我們的家呢！？」

「啊！死人！這裡有死人！」人們順着喊話的人所指的方向奔過去。兩具死屍，橫臥在倒塌了的屋子的門前，在乾了的血泊中，散發出一股燒焦了的氣味。人們別過臉去：「這事件太恐怖，太慘了！」

……

警報是會忽然間響起的，強盜的飛賊又會怎樣出其不意的來轟炸我們的家園！多少人怎樣被屠殺，被奴役？難道是我們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該死！該殺麼！

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人民的一筆血債，儘管現在有人大叫別舊事重提，但，我們千千萬萬人民被無辜殺害這一事實，永遠也不能在人民的腦海裡面抹掉！

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

快接近勝利的時候，姑丈忽然回來了，他穿着日軍制服。這些日子以來，姑丈一直都在北方，這次隨軍南下。姑丈脫下了制服，手里拿着一把日本刀對我們說：「你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筆血寫的歷史！」隨後姑丈便把這些東西埋在地下，臨別時對我們說：「我要到北方參加游擊去，我們翻身的日子已不遠了！」

媽一口氣說到完，臉上早已淚痕纍纍，媽對我們說：「孩子！千萬要記住，血債必須要用血來還。」

後記

三年八個月，是個黑暗的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在馬來亞犯下了滔天大罪，這是一筆血債！任何投機政客的瘋狂叫囂，企圖叫人民忘記這一事件，任何反動勢力的阻碍

，五千萬元的賠償……就這麼樣輕易地抹掉這一血寫的歷史麼？事實正說明，這一伙反動份子和日本軍國主義者狼狽為奸，新仇加上舊恨，將來一併要算的！

- 註一：小台灣是我村的舊名。
- 註二：村後的小山丘，經常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 註三：火頭軍即為“炊事員”。



(一)

我在一間美資電子廠做雜工，每天，我必須比別人早到，但却比別人遲回。每天，我要做好多工作，譬如：掃地、泡茶水、送信、搬貨、有時還要聽聽電話。我有制服穿，淺藍色的，還有一枚徽章，在工廠裡頭就戴上。

說來湊巧，我剛離開學校，我的朋友——小華就介紹我到這裡工作。起初，我做了一個星期後，埋怨自己進錯行，不想幹下去了。有一回，我就向小華提出來，小華笑着說：

「你做得好好的爲什麼不幹下去呢？」

「做雜工，沒有前途，人工又少，工作又太辛苦——」

「辛苦一點算什麼？」小華打斷我的話：「你剛離開學校就有工作，倒還幸運嘛，管他什麼前途！」

「可是——」

「可是你討厭這份工作是嗎？小章！現在要找一份比較理想的工作並不容易，我看你還是幹下去吧！」他頓了一頓，接下去說：「在工廠，你可以看到更多新鮮的事，聽到更多新鮮的話，這的確能够提高你的認識。」

(二)

女工的制服與男工不同，白衣藍裙，扭扣也很別緻，一切都顯得那麼清新、時髦。我們廠裡一共有八十多個女工，絕大部份都是在十六七歲左右。他們之中，多數穿迷你裙來上工，有些還打扮得花枝招展，乍看之下，還以爲是化妝品的推銷員呢！

我們一星期六天，星期六下午三點，距離放工還有一小時，這段時間，還有特別節目欣賞呢！大家收好工具，就圍坐在一起，於是有人被請出來表演了，且歌且舞，且喊且跳，好一段精彩的表演呵！

「我們的老板真好，多麼照顧工人！」

「老板搞康樂活動，是爲了照顧工人的健康體魄嘛！否則，何必花錢來搞呢？」每每聽到這些的話，我無詞以對。

「拜六晚有個舞會，在春天湖舉行，你參加嗎？」每當管工這樣跟我提出時，我總是以家裡有事或沒有空來加以拒絕，原因是我受過了一次騙。

那個晚上，春天湖很熱鬧，到處見到的青年男女，該是工業區裡的工人吧，穿着奇裝怪服，作風頗像「披頭士」那樣的狂熱。這個舞會是我們廠老板搞的，然而參加的人數大大地超過了本廠的工人，那些「飛型」的傢伙不知打那裡鑽出來。區區一個餐廳，兩三百人擠在一起，那情形可想而知。我和小華退在一旁「靜觀」，或許由於我們穿着比較樸素點，竟然沒

有人來注意到我們。

台上有一隊吉他樂隊，據說奏一晚，酬金就要幾百元呢！凌亂的場面，擁擠的人潮，瘋狂的音樂、還有在抽搐的四肢，和刺耳的叫喊；於是人們得到了刺激，享受，於是人們大跳特跳，不管會跳的或不懂得跳的，只要跳！跳！跳！

我們的眼前忽然間黑暗了，不知是誰把燈熄掉；有幾個人撞到我身上，一股香水的味道直貫穿腦間，令人心弦搖動。同時，我感覺到有好幾隻手伸了過去，有的摸臉、有的摸屁股，甚至有一個還想摸到我身上，剎那間，我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羞恥、憤怒、使我不顧一切狂奔向湖邊的亭子裡，小華也趕了上來，我們相視着，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燈又亮了，我別過臉去，不想看看這一群醜陋的可憐蟲，然而，我又不自覺地轉回頭去看看，場面還是那樣凌亂，擁擠的人潮、瘋狂的叫喊——忽然間，

我看見老板也參雜在那一群人當中，猙獰的面孔，嘴邊還掛着一絲冷冷的笑意——哼！

「我們的老板真好，多麼照顧工人呵！」

(三)

我做了三個月後，老板加薪水給我了，我本來一天有三塊，加了三角，現在是三塊三了！我正在高興時，老板却要我在一張寫滿豆芽字的白紙上簽個名，我不懂豆芽字，於是照簽不誤。從辦公室裡走出來，心情猶自輕鬆愉快。

「你簽了？」休息時小華問我。

「你怎麼知道？那張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裡的工友，凡是做滿三個月，就得強迫參加「工會」，剛才那張就是申請表格了。」

「參加工會？那不是更好嗎？起碼對我們的工作權利也有保障。」

「保個屁！「工會」是資本家壓榨工友的工具，是站在老板那一邊的！」小華不滿地說。

「怎麼會——」

「「工會」的主席跟資本家狼狽爲奸，只顧自己的腰包，不管工人的死活！」

「怎麼講？」

「當工人爲反抗資本家的剝削而展開鬥爭時，黃色工會就出來搗蛋、破壞、因爲他們擁有工人的名單，所以就照單大開殺戒。你要「工會」爲工人說話麼？那簡直是活見鬼！」

「他媽的！我要退出來……」

「你要退也不行，這是強迫性的。」

自從參加「工會」後，每月份的薪水被扣去了四

剝 削

向
北

塊錢充「月捐」。而這些錢却流進了黃色工會的主席的腰包，這筆財足可供主席開一間兵工廠！

(四)

阿珍是我們廠裡年紀比較大的工友，她在這裡已做了好幾年，薪水每日只有兩塊八角。近來生活費高漲，入不敷出，膝下又有四五個小孩。丈夫是碼頭的搬運工人，有一日沒一日，無法應付整個家庭開支。因此，晚上拿塑膠花來做，如此日熬夜熬，身體越發衰弱下去，整個臉孔蒼白得可怕。

「阿珍姐，別太操勞，累壞了身子可不好。」小華時常這樣對阿珍說。

「是嘛！你也該休息休息。」我附和着說。

「謝謝你們，我也想休息呀，就是生活迫人，那有什麼法子？」阿珍姐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但很快就消失了。

我們除了慰藉她，還能有什麼表示呢？

阿珍越來越頂不上，這從她的工作狀態可以看出來。阿珍時常向我們訴苦：「我的眼睛越來越不行了，看東西總是模糊不清，經常焊錯了地方，管工就罵我心不在焉。我難過極了！」

這位老工友的心情是可理解的。她從前不是蠻好的嗎？眼明手快，常使別人趕不上貨給她，老板還當眾誇她的確行呢！而現在，她退步了，再也趕不上別人了，她已經不行了！

當我還看見她的面孔的那段時間，阿珍曾經跟我說過，她很擔心飯碗可能會打破。後來的事實証實了她的想法。當那一天，她連同幾十個和她一樣年紀的工友被辭退，她們幾乎掩着鼻子進辦公室拿錢，然後

我眼巴巴地目送她們走出工廠大門……

新工人進廠了，她們負擔起舊工人的工作，繼續生產……而我，彷彿失落了一樣東西……

(五)

今天，老板吩咐我到郵局買郵票，因為沒有給「車錢」，我只好走路去買。這一去一回足足花上了兩個鐘頭。沒有辦法，硬着頭皮走進辦公室——

「嘖嘖嘖，我還以為你發生了意外，去了這麼久。」老板輕蔑地說。

「哼！」我不答理他，隨便把郵票丟在桌子上，轉身就想走。

「喂，改次還「蛇」就開除你！」

「媽的！誰叫你要省回二毫子！」我在心裡罵着，口裡却說：「公事公辦嘛！我那裡「蛇」到？」

「你一去兩個鐘頭，多少工作被耽擱了！」

「也是你叫我去的——」

「我可沒叫你去做那麼久。」他大聲叫了起來：

「你是我的工人，懂嗎？笨蛋！」

剎那間，我的心裡升起一股憤怒的情緒，但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自辦公室走了出來，小華迎上來問：「怎樣啦？」

「被老板臭罵了一頓！」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小華說。

「看你，又來火上加油了！」我心裡頭有氣。

「老板和工人，就好比油和水，永遠滲不到一塊。」小華說。

「老板和工人，油和水」，這倒是一個很確切的比喻呵！我頓時明白了，心情也開朗了許多……

飛雪迎春到

春天，這裡還沒有。我們正在渡着一個嚴冬。我們看的是漫天的飛雪，天氣是越來越寒冷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雖然是杜甫的詩句，然而，此時此地，正是這般情景。

春天，有些地方有了，這裡也將會有，其他還沒有的地方也將會有。有這麼一天，春天降臨了全人間！那個時候，沒有了人吃人的現象，沒有了貧窮與文盲，沒有了人爲的罪惡與不幸。那個時候，勞動是一種享受，小孩子也參加生產，老年人也愉快地工作。那個時候，人人平等，相敬如賓，人們親愛如同兄弟姐妹……

春天是美麗的！春天，是希望的象徵！春天，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春天呵，是多麼令人嚮往！

對於已經有了春天的地方，我們爲快樂地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高興！我們歡呼：“朋友！有你們的！”我們是多麼羨慕他們呵！我們也立下了不移的心願。我們也要創造出

一個春天來！

春天，這裡雖然還沒有，但是，“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春天的到來，冬天的消逝，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

冬天雖然有漫天的飛雪，然而，我們也看見了在英勇戰鬥着的梅花。對於漫天的飛雪，梅花是一點也不害怕的，相反的，它爽朗地笑着說：“來吧，漫天的飛雪！越大越好！”它又對着在風雪中發抖的蒼蠅說：“看誰凍死在嚴寒下！”對於這種大快人心的場面，我們偉大的詩人不是早就作了這樣的概括——“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嗎？朋友，就讓我們向梅花學習吧！給自己創造出一個春天來，也給全世界創造出一個春天來！

呵！春天！美麗的春天！它，象一個雪地裡的戰士，冒着滿身的風雪來了！它，傲視着春天來了！昂然地跨着高大的步伐來了！它，正在向我們招手呵！

聽見了嗎？它那爽朗的笑聲！聽見了嗎？它那堅定又響亮的腳步聲！

呵！“飛雪迎春到”！



姐 妹 倆

韓懷芳 繪

(一)

一把破傘，遮蓋着小芬和小芳的汽水攤，那是一隻盛放生菓的木箱子，箱子上放着一隻小鐵桶，裡面有一塊冰，正在溶解，還有幾十枝汽水。

整個早上，姐妹倆就這樣坐着。

小芬十歲，小芳八歲，她們就住在山下那亞答屋裡。

山上的遊客，穿着漂亮的衣服，談談笑笑從她們倆身旁經過，誰也不看她們一眼。小芬和小芳睜着四隻眼睛，滿懷希望那些過路人停下來買一瓶汽水。然而，人們只顧談話，只顧看風景，有誰會去注意她們呢？

小芬和小芳目送一群又一群的遊客，從她們的攤子前走過去，太陽晒得她們汗流滿面。小芬扯起裙子擦擦臉，低頭看看小鐵桶，冰已溶解了，鐵桶內都是水。

「姐姐，我口渴。」小芳伸伸舌頭，吞了一口口水。

「這水可以喝的。」小芬指指小鐵桶裡的冷水，自己先用空瓶子盛着來喝，接着小芳也照着喝了。

又一群遊客走來了，小芬和小芳振奮了一下。「妹妹，喊呀。賣——汽——水——吶！」

「賣——汽——水——吶！」

小芬和小芳的喊聲，顯然吸引了那群遊客，他們停住了脚步，眼睛看向她們這邊來。「賣——汽——

水——吶！」小芬提高了聲音。

裡面走出了幾個人，向她們的攤子走來。走到離她們幾步遠的地方，忽然停住了。他們拿着一個四方形的黑色的小東西，一忽兒半跪着，一忽兒彎曲着身體，作着奇形怪狀的樣子。小芬和小芳給他們的動作弄得笑起來，怎麼回事？

他們又走了，奇怪？他們在指手劃腳，不知在談些什麼？這群遊客高高興興走過她們的攤子，沒有人回過頭去看她們。小芬和小芳失望了。

太陽漸漸往西邊落，天空逐漸發黑。小芬和小芳拿起破傘、小鐵桶、木箱子，一步一步往山下的小徑走去。

(二)

小芬和小芳坐在煤油燈下，四隻小手飛快地糊紙袋。媽彎着腰，她的動作比姐妹倆慢得多。忽然，小芬挨近媽的身旁說：「媽！我和小芳要讀書，給我們讀書好嗎？」

「媽！妳就讓我和姐姐進學校吧！」小芳也用乞憐的目光看着媽。媽聽了小芬、小芳的話，停下手來對着紙袋發怔。她心中何嘗不想讓她們讀書呢？可是生活艱苦，實在騰不出一筆上學的費用。她們的爸整天只顧抽大烟、賭博，對家庭不聞不問，還時常向她伸手要錢呢！

「媽！小蘭和小美都上學了，為什麼我們不能上學？」小芬說着，眼淚就快滾下來。

「媽！我要讀書嘛！」小芳哭着。

媽的內心如刀割：「是啊，為什麼小芬和小芳不能上學？」媽的眼淚很快地流下來。

「媽！妳不要哭！」小芬撲到媽的懷裡，她低聲地抽泣着，媽抱緊了小芬。

「媽！我不要讀書，妳別哭嘛！」小芳靠在媽的肩頭上。

「小芬，小芳，妳們都是媽的好孩子，我們家窮，不能上學，不要哭，這才是媽的好孩子！」

母子三人揩乾了眼淚，又低下頭去糊紙袋……

(三)

半夜裡，小芬和小芳被一陣吵聲吵醒了。她們爬起來看，爸和媽又在吵嘴了。小芬和小芳很怕，她們挨近媽的身旁。爸沉着臉，很氣的樣子。地上全是一張張的紙袋，很亂。

「臭婆娘，妳給不給？」爸忽然露出怒容，惡狠狠地問媽。

「我那裡去找錢給你，這月的家用全沒了！」媽紅腫着眼說。

「哼！真的要走衰運！」爸踱來踱去，一會坐下，一會頓足，一會敲敲頭。

「阿芬媽！」爸的語氣溫和了許多：「多少拿一點吧，這是還人家的，以後不賭了！」

「我連買米的錢也無着落，還能拿出多少？」
「媽的！還在我面前裝死！」爸一巴掌掃在媽臉上，還一手把媽推倒在地上，就全家搜索了起來，終於在枕頭下摸出一包用手巾包着的東西，爸打開來看，裡邊竟是鈔票，一共有百多元。

「臭娘！這不是錢？」爸揚揚手中的鈔票，很得意地放入袋中，打開門就想跨出去——

「還給我！你這沒良心的東西，還給我！」媽嘶聲喊着。

「還妳？笑話！」爸走出去了。

媽站起來，想追過去，可是一陣昏眩，整個身軀撲倒在地上。

「媽！媽！」小芬、小芳惶恐地扶媽躺在床上。媽病倒了！

(四)

這一天中午，小芬、小芳照例去賣汽水。天氣熱得很，遊客也少了。小芬和小芳疲憊得正想闔上眼皮。柏油路的轉彎處走來了六七個人，他們穿着有格子的顏色十分奪目的上衣，下配牛仔褲，褲腳却改了型，闊闊的、長長的；蓬鬆的頭髮，絛曲着。他們一路走過來一路吹着口哨，扭扭捏捏的，活像娘兒們。

「阿妹，賣什麼？」一個飛仔叉着腰問小芬。

「汽水，一枝兩毛。」小芬回答他。

「好呀！拿六枝來。」先前那個飛仔說。

嘩，六枝，這麼多啊，以前一天裡還賣不到五枝吶！小芬、小芳心裡高興得想叫起來。

那些飛仔喝着汽水，身體不斷在搖擺着，有些還哼着曲子。其中一個開了收音機，砰砰砰砰的音樂傳入小芬小芳的耳裡，怪不舒服哩。然而，那些飛仔彷彿挺高興，連喊帶跳做着各種滑稽的動作。

「呀呀呀……」一個飛仔唱着。

小芬小芳不覺噗嗤笑出了聲，她們覺得這些人很好笑，又跳又叫，活像「馬溜精」！

他們喝完了汽水，順手把空瓶子丟向山下——小芬急了，她站在他們的面前喊：「喂，喂，那是我的瓶子啊！」

「妳的瓶子？妳這小鬼說的？」一個飛仔翻起白眼，怒視着小芬。小芬退後幾步，她感到害怕，眼淚都快滾出來了。六個瓶子被這一群飛仔丟得乾乾淨淨；他們似乎還不肯放過她們，一步一步向她們逼近；小芬小芳挨靠在一起，雙腿發軟，一句話也喊不出來。

這群飛仔扯破了破傘，還把傘的骨架一一拆斷，又丟掉了小鐵桶，冷水潑了小芬小芳一身；木箱子也被丟到山下去，幾十瓶汽水一瓶接着一瓶在柏油路爆炸開來，玻璃碎片、汽水灑了一地——然後他們滿意地走了……

小芬小芳流着淚水，帶着一身的濕透的寒意，顫顫抖抖地向山下的阿答屋走去……

(五)

爸好幾天沒回家了。

傍晚，幾個滿臉橫肉的傢伙來找過爸，惡言惡語地彷彿要吃人的樣子。媽帶着眼淚苦苦哀求，他們唬嚇了一陣才走，媽的臉色很難看。晚上，爸回來了，媽跟爸談了好多好多的話，一直到深夜。小芬小芳很早睡着了。

隔天早上，爸特別早起，又出門去了。媽像懷着心事的樣子，不大講話。她抱住小芳哭泣，對小芳說了好多好多的話。小芳也哭了，她嚷着：「媽，我不

去！我不去！我要在媽身旁嘛！」

爸回來了，他替小芳帶來一套新衣服，一面替小芳穿上，一面說：「小芳，爸帶妳找親戚哦！」

小芳掙扎着，不肯穿上。她邊掙邊嚷：「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媽！」

「小芳，聽爸的話，穿上呀。」媽的眼淚滴下來，她趕快別過臉去。

小芳穿上了新衣服，爸牽着她的手，走出門去了。

「媽！媽！」小芳在遠遠喊着。

「小芳！小芳！」媽絕望的聲音。

「妹妹！妹妹！」小芬揮着手。

小芳跟爸走了。下午，爸回來，小芳……小芳永遠也不回來了……

從此，汽水攤邊只有小芬一個人。她失去了妹妹，她失去了小芳……

「賣——汽——水——吶！」

(接 19 頁)

的臉，他不覺低下頭輕輕地說：

「阿冬哥，我來看你，傷好點嗎？」

「阿劉，謝謝你，好得多啦！」

「阿冬哥，過去都是我不好，現在我向妳道歉。」小劉說。

「過去的事別提啦。那一次，因為我妻子生病，急着用錢，沒辦法只好先在攤子里拿錢，我原本要跟妳解釋，想不到——哈，我又重提舊事，該打！」說着，他哈哈一笑，笑聲里，小劉覺得那是充滿着工人階級豪邁的感情。

「小劉、阿冬，今後咱們應該更緊密地生活在一起！」老許笑着說。

屋子里，洋溢着此歡樂的氣氛……。

建築工人

談建築

建得廣廈千萬間，
建築工人多苦難

眼看一幢幢高樓大廈，一列列新建起的樓房屹立在大地上，多麼壯觀，多麼瑰麗。可是，朋友呵！你知道嗎？這些外表看來十分高尚的屋子，從它的奠基到完工為止，曾奪取了多少建築工友的鮮血和熱汗。而一小撮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資產階級老板們，却在享受由無數工友的血汗凝結成的勞動果實。

建築生涯雖難熬，
工人階級頂得住

建築業這一行通常可分為承包商（月薪）和包工制（日薪）二種。一件工程（老板頭盤）交由承包商（二盤主）包辦，限定多少天完工交妥。承包商再割給包工頭（三盤主）包辦。包工頭（Kepala）再

分別僱請一批建築工友來做。這樣一手轉一手，也就是一層層的壓迫與剝削，而建築工友是最遭受壓迫與剝削的一個階層。

一件建築工程通常有三個包工頭（做鐵、木及石灰），這三個包工頭再分別請一些工人來完成建築工程。

剝削吃人包工制，
工人利益無保障

在包工頭的「指揮棒」揮舞下，從早上八點做下午五點，才算一工，這就叫做「包工制」，如果在工作時間內遇到下雨，在這段下雨時間內是沒有工錢的。有時從家裡遠途搭車到工作場地，車費已花去了不少錢，到達工地恰巧又碰到下大雨，沒工開，搭車回家，包工頭是不負責工友們的車資。到了發薪

期又往往拖了四、五天甚至一個星期才有工錢發下來。所以在實行包工制底下，工友們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只有把舊制度推翻，
工人利益才能改善

建築工人薪水少，工作重，在炎陽烈日下辛勤地為人類未來的文明而工作，但他們所得到的酬勞是入不敷出。這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呢？主要的是因為外國壟斷資本集團長期以來的剝削和壓迫，拼命榨取人民的血汗，擄回他們的老家去享用。

因此，工人們只有緊緊地團結起來，開展維護工人利益的正義鬥爭。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工人當家做主，大家才能過和平、幸福的好日子。

外面下着大雨，嘩啦嘩啦地彷彿要打塌這所木屋。媽在廚房裡煮着一點什麼的，藉着火爐的微光照耀下，阿女在忙着檢選衣服。

“媽，上個月新買的那件裙放那裡去了？”

“不是在那黑衣架嗎？怎麼？妳又想出去？”

“今晚工廠開舞會嘛！人家早講好要去的，而且錢也交了，不去怎成？”

“妳上星期不是也參加什麼工廠的舞會嗎？妳們的工廠究竟怎麼搞的，一連工作六天，連週日也不放過？”

“老板說，身體疲乏需要娛樂，所以開個舞會來鬆懈我們工人的精神，您說那裡去找這樣好的老板呀？”

“誰知那是什麼玩意？妳不去不行嗎？外面下得這麼大雨……”

“不去不行的，老板會不高興，以後要加薪就難了。”

阿女穿了那件新買的裙，是一件非常短的迷你裙。

“嗯，這下子，還有誰跟我比？那些男仕們有那一個不看我呢？”

阿女真有點飄飄然起來。打扮

阿女失蹤了！

藍秋

好了，順手抓起一把雨傘，往「工業訓練中心」去。這一晚，她玩得頂開心，老板還當眾讚她是全場最美的！

* * *

阿女是工業區某紡織廠的女工。自從老板搞了一個什麼娛樂活

動後，她的生活開始變了。她從一個樸實的少女變成一個追求時代潮流的摩登少女！

「娛樂活動」美其名曰娛樂，其實是藉此麻醉工人尤其是女工人的斗志，從而達到其骯髒的目的！

阿女就是在這種幌子下逐漸墮落的最典型的例子。

在老板的腐蝕下，每一次的舞會她都不放過，也許在她心靈裡，還以為老板對她很好。然而有一夜，她照例在舞會上狂歡着，散會後，老板藉口送她回家，半途中把她污辱了！

幾天以後，阿女失蹤了！

全廠的姐妹們心裡是明白的，是誰害了阿女？！在這種糖衣毒藥的幌子下，不知有多少無知的少女將像阿女一樣受害？！



裕廊工業區在新加坡島的西部
沒有到過那里走一趟的人
都盼望能有一天見到它的面目

工業區的路條條直
今天，從十多哩外的都市
跑來了三個剛離校的小伙子

他們在一家工廠門前停住
拍拍衣領和褲腳上的塵土
又將散亂的頭髮梳一梳

一個穿黃色制服的守衛
忽然將他們擋住
要他們三個先寫下地址和名字

他們戰戰兢兢地走上樓
在一間冷氣室
會見了廠主

「我們剛唸完中四
想在您的工廠
打打雜，做點事。」

「可惜你們遲來幾日，
你們不妨先回去，
以後多留意留意英文報章。」

他們又在不同的辦公室
重覆先前的幾句話
只是這回說得比上次更清楚

「你們沒工作經驗
就先跟我試工一個月
才給你們訂工錢。」

他們相互望了一望——
大家只好一齊搖搖頭
一聲不響地轉身走下樓。

他們三個一直沿着直路走
太陽已從他們的背後爬到前頭
大家寧願餓着肚子也不想停止腳步

他們千辛萬苦地尋找
才發現一塊聘請學徒的招牌

掛在不遠的鐵門處

大家又不禁笑着相互鼓舞
「我們已經碰了好幾次

說起話來怎能再口吃吃！」

「人家怎麼樣問
我們就怎麼樣答覆！」
他們商量得滿頭冒出如雨的汗珠。

「工錢一天兩塊四，
不包吃，不包住
你們願意明天就來嘗試。」

這三個年青人還沒開口
詢問處那位穿迷你裙的小姐
已搶先把情形告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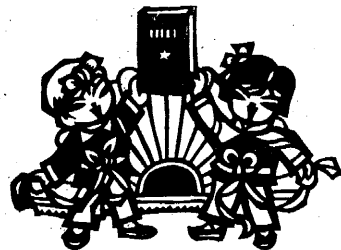
他們三個頓時楞住——
人家字字句句說得够清楚
難道他們還聽不懂人家的意思？！

在一間小小的咖啡店里
三瓶冷冰冰的汽水
也澆不退他們各自心頭的憤怒

哭，哭不是最好的控訴
他們忽然捏緊拳頭發狂地揮舞
「我們要把這一切全記住！」

走 在 裕 廊 的 道 路

陳新



小彩的夢

念珍

(一)

小彩很早就來到那間熟悉的工廠門前，守門的「孟加里」還沒起身。小彩只好坐在廠門前一塊石頭上，她掏出手巾不斷地揩汗。她摸摸那隻有破洞的舊提袋，里面盛放着媽媽給她做好的飯，還熱着呢。

小彩從褲袋摸出兩個斗零，都是一角的，平放在小彩的掌心，在陽光照射下，閃閃地發着光。小彩貪婪地看着錢幣，她的腦海中閃現着那美麗的新提袋，美麗的鞋子，還有……啊，這夢多甜蜜，多可愛的錢幣。

「肚子餓了就買來吃。」早上要出門時，媽給小彩兩個一角，小彩很小心地放在褲袋里，一路走着還不斷伸手在褲袋里，撫摸這兩個小錢幣。小彩的心是溫暖的。

「一天二角，一個月就有六塊，那時候，該買一個新的提袋，還有換一對鞋子，餘下的——唔，請媽看一場電影。」

「小彩，這麼早啊。」一個二十幾歲上下的年輕女工阿蘭——她是管「切糖粒機」的，平易可親，小彩最喜歡跟她在—起聊天。

「阿蘭姨，早安！」

這時，「孟加里」才開門，阿蘭牽着小彩的手—同走進工廠。小彩放好提袋，便立刻去泡茶煮開水，又掃地，抹辦公室的桌椅，倒垃圾，忙得不可開交。幸好阿蘭姨帮她倒垃圾，否則，她這樣瘦小的身體，那有力氣去拖垃圾桶來倒呢？

阿蘭姨就是這樣肯幫忙別人，小彩打心底里喜歡她。和阿蘭在—起，聽她說話，小彩就感到有無比的快樂。

(二)

小彩最怕兩個人，一個是經理，四方臉，多麼不配和地襯托着兩粒小小的老鼠眼，一咀黃牙，說話時夾着濃厚的東北土腔，小彩就是聽不懂，因而時常挨罵。另一個就是肥胖的管工，女工們都叫她「黃面婆」。「黃面婆」最喜歡罵人，而且罵的多是粗魯的話；每次她叫到小彩的名字時，小彩就感到全身在發抖。有一回，小彩在掃地時，「黃面婆」在叫她：

「小彩，把這些糖紙送到包裝部去。」小彩放下掃帚，奔到「黃面婆」面前來，伸手接過她手中一大包的糖紙，那是一束束捆在一起的。嘩，好重啊，小彩只覺得捧着的手不斷地往下墜，終於「碰」一聲掉在地上，糖紙飛散滿地。小彩嚇得發呆了，臉色青白，竟不知如何是好。

「死人頭，你不甘願拿是嗎？你想死囉！」「黃面婆」惡狠狠地奔過去拉着小彩的手向前一推，咆哮着：「還歇着干嘛？還不趕快拾起來！」小彩被這麼一推，更嚇得不敢走前去。「好呀，你敢跟我嘔氣！」隨即一巴掌掃去。「拍」！掃在小彩臉上，她感到耳腔裡「嗡」的一聲，臉上熱辣辣地，眼淚不禁流了下來。

「還裝哭！」「黃面婆」不放過小彩，惡意浮上她心頭，正想舉手再打小彩的時候，阿蘭出現了。

「住手！」

「黃面婆」看是阿蘭，蔑視地朝她啐了一口說：「沒你的事，做工去！」

「你憑什麼理由打小彩？」阿

蘭憤怒地說。

「我喜歡打就打！你是她什麼人，要你來管？哼！」

「我就是看不慣於這種欺負人的行為！」

「黃面婆」氣得臉孔一邊青一邊黃。

「別人怕你，我阿蘭可不怕你！」阿蘭冷笑着。其他的工友也都圍攏過去，大家七嘴八舌地罵「黃面婆」，一面幫小彩拾好糖紙。「黃面婆」悻悻然帶着一張臭臉離去。

「這時候，自己人不幫自己人，還有誰肯幫我們？」阿蘭姨對小彩說。這件事是最好的例子，假如沒有阿蘭姨她們，真不知道「黃面婆」要怎樣欺負她。

(三)

「還有三天，就一個月了！」像海燕一樣，小彩的眼睛里閃耀着光芒，她從來也沒有這樣快樂過。新提袋、新鞋子、看戲……這夢越來越靠近她了。然而，就在這最後的第三天上，工廠里發生了一件事，使她畢生難忘……

那天，天氣有點悶熱，工人們正在忙碌地工作。熱度已高達八十多度了，大家喊熱，汗拚命地流。誰也不能歇息片刻，即使是喝一杯

茶水的時間……忽然，「哄」一聲巨响，彷彿是炸彈爆發，燒爐機騰起一縷縷白烟，出事了！大家鬧成一團，工廠的秩序大亂，危險訊號長長地尖叫起來……大家往出事地點奔去，只見地上躺着一具死屍，死狀慘慘，不忍目睹。小彩看得閉起了眼睛，多恐怖啊！四方臉的經理看了幾眼，咧開黃牙嘴說：「你們看什麼？開工開工！」

「我們不開工！」阿蘭憤怒地說。

「又是你！你說什麼？」

「舊機器，設備差，工人的生命安全沒有保障；現在出了命案，你還輕鬆！」

「誰說我的機器舊？設備差？」

(轉入 21 頁)

手

范江

這幾天，小劉的心情很亂。

「去看看他吧！」他想：「同事這麼多年了，我還沒上過他家一回呢！」然而當他想起阿冬平日那種「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他就感到生氣。

「算了吧，少交一個朋友，無所謂。」

在這種感情支配下，小劉終於打消去看阿冬的念頭。

阿冬一星期沒上班了。

鋸斷他一條手臂的鉋床，擦得乾乾淨淨地，一點血漬也沒有。鉋床旁邊掛着一面牌，寫着「危險」兩個字。

「阿冬就這樣被鋸斷手臂！」跟阿冬一齊在鉋床工作的小文說，其他的工友也議論紛紛，只有小劉，一聲不響地站在一旁。奇怪麼？難道他一點也不因為工友失去手臂而有所惋惜？

「活該！」小劉在心里說着，他有一點高興：「這是懲罰！」

「真不幸！」一個工友搖着頭說。

「以後的生活怎麼辦？」又一個說。

怎麼辦？這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個工友，要養家，要生活！失去手臂，靠什麼搵錢？不吃飯，行嗎？

大家唯有搖頭、嘆息。說真的，大家的的生活都這麼苦，能保住家不倒已不容易了，然而，自己的階級兄弟有困難，能不幫忙麼？

「大家湊點錢，能出多少就多少。」老許對工友們說，大家都表示贊成。唯有小劉，態度冷漠，這倒使老許有點意外。

「小劉幫幫忙吧，你們是老同事了！」老許說。

「老同事又怎樣？」他態度仍然是這樣冷漠。

「怎麼啦，你們鬧了意見？」

「哼！自私鬼，見死不救！」不懂是誰說了這麼一句。

小劉真個火了，他頭也不回走出車間，老許愣愣地望着他的背影。

放工後，老許特地同小劉走在一起。路上，老許這樣問小劉：

「剛才的事別氣在心里頭。」

「沒什麼好氣的！他有點不大高興地說。

「我看你跟阿冬好像有點不大合得來，究竟怎麼樣？」老許又問。

「阿冬——這傢伙，你不要提他，我討厭！」小

劉大聲地說。

「好兄弟，有事別憋在心里頭。」老許拍着小劉的肩膀：「究竟你們鬧了什麼意見？」

「鬧了意見？嘿，這意見可大得很哪！」小劉一路走一路想，說出來吧，暢暢快快地說出來吧，悶着氣可不好受哪！

「我跟他的確是合不來的。」小劉頓了一頓，微皺眉頭，又說：「幾年前，我們原本是鄰居，那時候，大家的生活都很苦。」

小劉沉默了一會兒，又接下去說：「當初，我們相處得融融洽洽，彼此諒解，互相幫助。後來，我們合伙開了熟食攤，我煮東西，他送貨。每晚上我們就把錢分了。有一回，算錢時，我發覺比平日少了一半，我氣往上浮，當場質問他，「錢是不是你拿了？」他的臉上很難看，這下子，我更確定是他拿去，就罵他是賊，對朋友不誠實。我承認，當初我的火氣大，脾氣暴躁。我們就吵了起來，最後還大打出手，不得不拆攤了——我四處去宣傳他的壞行為，後來他受不住搬走了！真不巧，又在這裡碰上他。」

「噢！原來如此！」老許若有所悟地點點頭：「你知道嗎？阿冬在廠里，很肯幫工友，而且他的態度謙和、熱情，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小劉靜靜走着，心里真不是味道，同樣是工人，阿冬，人家都誇他好，可是我呢？

「小劉，去看看他吧！」

「哦哦！」他漫不經心地應着。

「我們工人都是一條藤上的苦瓜，說什麼都是一家人，自己人不幫，還有誰來幫呢？」老許微笑着說。

小劉無法解決他思想上的矛盾，所以不能決定去或不去？

小劉的心情就是這樣亂。

他想起了過去跟阿冬一家人做鄰居的時候，他親眼不是看到了許多動人的事麼？

「劉哥，你歇會，我來幫你！」那一次，當小劉正在忙着釘塌下來的木格窗子時，阿冬過來帮他釘好

。還有，當劉嫂回娘家，阿冬嫂不是帮他洗衣服，煮飯燒菜麼？他又想起了阿冬帮他挑水，教他們的小孩讀書識字……阿冬一家人多好啊！自己就是太魯莽了一點，竟然逼走了這樣一家好鄰居。

鬥爭了幾天，小劉深深地內疚起來。

「對，去看看阿冬，向他道歉！」第二天晚上，他去阿冬的家。一踏進那扇半新不舊的門，里面坐着好多人：老許、小文、阿剛，阿冬就躺在床上，左手臂只剩下半截，纏着白布。小劉一時怔住了。

「小劉，過來坐坐啊！」老許向小劉招手，其他的工友也都附和着說。

小劉戰戰兢兢地走近阿冬，看到阿冬那充滿笑容（ 15 頁）

評「尋職記」

工農羣衆不需要

這樣的「主人翁」

—小山—

在這黃色和灰色文化到處泛濫的社會裡，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文學藝術爲工農羣衆服務的基本立場，在質和量方面大大地給予充實和提高，唯有這樣，才能在文化戰線上猛烈的、致命的打擊一切落後的反動的勢力。

當筆者讀了「尋職記」這篇文章後，覺得這篇文章除去稍微暴露社會黑暗的主題思想外，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提出來研究一下的。

首先，「尋職記」清楚地告訴我們，失業問題還是普遍地存在着，指出了失業五六年還在排隊等的嚴重現象；其次，又暴露了「福利部」無視失業者的疼苦以及那些主任、經理們的傲慢態度。從以上兩點，可以肯定，作者寫「尋職記」的動機是良好的。

但是，更應該指出的是，文章在揭露嚴重的社會問題的同時，不能明確地告訴讀者：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那些專門欺壓勞苦大衆的「大人先生」們？怎樣正確看待職業性質問題？怎樣面對失業的難題？相反的，作者捏造了一個懦弱，貪圖輕鬆，沒有絲毫反抗意識的青年學生，作爲「尋職記」的「主人翁」，使人們自然而然得到一個錯誤的結論：失業問題，社會固然有責任，個人的拈輕怕重也同樣要部份責任。從而大大地削弱了暴露社會黑暗的作用，這是作者大錯特錯的地方，也是應該嚴格批評「尋職記」的地方！

顯然的，「我」是非常希望能夠中四會考及格而達到繼續升學（升學的目的是讀更多的書作更大的官），最低限度也要通過中四會考文憑，在政府部門裡撈個一官半職的。這裡，筆者不禁要問：「我」在暴露「政府人」的傲慢與不負責任的同時，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想做政府工的念頭呢？莫非「我」當上了「政府人」，就會有所不同嗎？這豈不是轉移了人們的視線——「政府人」的傲慢和不負責任只不過是人造錯誤的緣故吧了！

更令人不滿和生氣的是，「我」竟然是一個滿腦子鄙視勞苦工作的知識份子（還巧「我」是一個三輪車夫的兒子），對待這種人，作者不給予批判（在這個時代裡，「我」的確是一個值得批判的典型人物），反而通過這個人的生活挫折去暴露社會的黑暗面，致使整篇文章不能起着積極的暴露作用，反而矛盾連篇。

正因爲「我」是一個鄙視勞苦工作的人，「我」就斷然不會與勞苦大衆打成一片，在面對那些「大人先生」們的時候，就必然沒有工人階級大無畏的精神，代之以「必恭必敬」、「忍着淚再次求他」的懦弱態度。在碰到重重挫折的時候，「我」就只有因十年窗下苦攻讀、不能一舉成名天下知而「感慨萬千，眼淚不期然地奪眶而出。」一點應有的反抗意識都沒有，真是懦弱到極點。

筆者不期然地要大喝一聲：醒醒吧！朋友，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裡！對於社會的黑暗和不滿，怎能如此懦弱？在重重的生活折難面前，怎能空流淚！

凡是在裕廊工業區工作或工作過的工友都清楚：在裕廊工作工資低微，僅僅足夠維持個人的起碼生活，假如稍微浪費一點，那就不堪設想了，裕廊的生活是並不好過的；然而，在「尋職記」裡只能給讀者留下一個極其不良的印象——在裕廊工作會比掘土好得多！或許，作者在主觀上認爲掘土的確是比裕廊工作辛苦、粗重的多，但是在客觀上所引起的不良作用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縱觀整篇文章，不難體會出——「我」的種種如：「望上爬碰壁」、「鄙視勞苦工作是理所當然的，中四畢業生嘛，總該幹一份輕鬆寫意的工作」、「被人欺侮愚弄的懦弱表現」等却得到作者的萬分同情。這就意味着作者同「我」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不可分離的。簡而言之，「我」就是作者的化身！

最後，筆者希望高梁朋友能夠徹底地作一番自我檢討，從而在前進的大路上改正錯的，發揚好的，創作出較好的作品，爲艱苦戰鬥着的文化戰線獻出珍貴的力量！

給小梅的信

小英

小梅：

今天早上在廠裡聽林姐說起，我才知道你最近很喜歡看瓊瑤小說。小梅，以前我也看過她所寫的幾部小說，她的作品，都是以愛情為題材的。內容是灰色的、不健康的，而且有不少作品寫得太離譜，脫離現實社會、缺乏現實感。

瓊瑤筆下的愛情故事及人物，也是她憑空想出來的。在現實社會裡，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愛情故事？有沒有這樣的人物？我看後，總覺得十分懷疑。

瓊瑤筆下的男女間的愛情，也是現實社會中少有的，胡作亂為、不正確的，可以說不是真正的愛情。她筆下的戀愛大都是反常的，他們不是神經有毛病，便是思想有問題。在她筆下，男女結婚，是不必經過戀愛、了解。男女雙方只是見過幾次面，連話也很少說，但是，到了某一天，男女雙方突然會擁抱在一起，說：「我愛你」，而雙方也就這樣結了婚。雖然，這樣的閃電結婚，並不是沒有，但，我認為，男女雙方在婚前，沒有互相的深刻了解，我敢說，結婚後，是得不到幸福的。嚴重的話：可能導致悲劇的收場。其他的，如有夫之婦和有婦之夫搞上了，先生和學生相愛，三角、四角、甚至是更多角的戀愛，也都是她的小說主要的內容。而這些愛情故事中的人物，搞了一些時候的「亂愛」之後，他們的收場都是悲慘的，消極的，不是去尋死，便是去當尼姑、當和尚，或發神經似的做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如躲在山裡，關在塔裡等。這樣的事，對青年人哪會有好的影響呢？

我認為，她的作品我們最好不看為妙，因為，我覺得，她的作品對我們是有害無益的。她的小說不能使我們的思想進步，不能使我們去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反而引導我們走向墮落、死亡。總而言之，她的作品對我們的精神是有害。

(上接 18 頁)

都是他自己技術不够，這能怪誰？
「經理賴得干干淨淨。

「無論怎樣，你一定要賠償工人的損失。」

「笑話！他死他的事，要我賠？哼！一個錢也不給！」

「好！一切由這引起的後果，

你一定要負責。」阿蘭義正詞嚴地說：「工友們！行動起來，我們要為罹難的工友討回公道！」工友們在阿蘭的帶領下，展開了停工鬥爭。結果這場鬥爭誰勝呢？是工人階級得勝！

工友們又在罹難者家中開了個追悼會，會後大家紛紛捐錢給死者家屬，小彩也把她的儲蓄全部捐了

出來，雖然她的美麗的夢沒有了，但她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她感到快樂和幸福。

「自己人要幫自己人！」她現在明白了！



如果說要向瓊瑤學習寫作技巧，那是自欺欺人。為什麼不向魯迅、高爾基或其他有進步思想的文藝工作者學習呢？

瓊瑤的作品，只是在強調愛情至上，把愛情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由此之故，她筆下的主要人物，一旦得不到愛情，便消極起來，尤其是自殺者為最多。其實，我認為，這種觀念是極端錯誤的，愛情、結婚，在我們一生的旅途中，固然是必須經過的路程。但，我們絕不能把它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因為，它只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雖然它能使我們生活過得更加美滿。但，我們絕不能看成它是生命的全部，不可因為得不到愛情，動不動就去死。這樣的作法是消極的，懦弱的！

我們絕對不能學瓊瑤筆下那些人物！相反的，我們要有正確的方向。小梅，你沒看到嗎？我們工人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更要好好的學習，學習對人生有意義的東西。同工人團結在一起，前進在一起，鬥爭在一起！

小梅，我懇切的希望你讀了這封信後，想一想，從此不再去看瓊瑤的小說。

這裡，順帶附上三本小書：路邊草、小當家、阿娣和她的一家。這三個短篇小說對於我們的思想和寫作技巧，是會更有所幫助的。下封信裡，我們才再繼續討論這三篇內容健康，風格新穎，文字樸素的短篇小說。 此致

敬禮

小英上

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

「這個世界正在變了……從前不關心自己的人，現在都很關心我；從前老跟我鬧意見的『仇人』，他又為什麼對我那麼好？真不明白……這世界變了，變得那麼好……」

他躺在牀上，腦海裡不斷在想着這些問題。他有點困擾，實在想不通他們為什麼會那麼關心他，前幾天，他和他們還不是在鬧意見嗎？怎麼……？

他們還送來了米、糖、鹽、日用品，他們真好，他們為什麼要那樣關心我？我知道他們的生活都很苦，又為什麼那樣無私幫助我？

「咱們是一條藤上的苦瓜，說什麼都是自己兄弟，自己人不幫自己人，還有誰來幫咱們？」老楊的話又在他們耳邊響起。

自己兄弟是一家人……老楊講得對，自己就是那樣自私、想到自己的多，想到別人的少，我真不行……老楊他們都很好，小郭也很好，就是我一個人不好！

「大福！你看，是誰來了？」阿芬邊說邊跨進門來。她的身後還跟着一個人。

「誰？」

「小郭呀！他來看你了。」阿芬說着走出門去。

他的眼前站着一個他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人，高高瘦瘦的身材，穿着一件簡單陳舊的工人制服，他的年紀跟他差不多，也是滿臉的皺紋……他站着，沒有開口，只默默地看着他，他們倆就這樣對視着，良久良久……

「福哥！我特地來看你，傷好點了嗎？」

他=們=倆

· 史明 ·

「福哥！」這是一句多麼親切的話，一個「仇人」怎會如此地稱呼他，啊，不！他不是「仇人」，是「親人」，是咱們自己兄弟！

「小郭！坐，請坐！謝謝你來看我，傷好得多了。」

他們對視着，好久沒有說話，他們彷彿有很多話要說，但又說不出口。

「福哥！我好久沒上你家坐坐了。」小郭打破沉默說。

「是呀，算起來有好多年了。」

「福哥！從前都是我不好……」

「不！是我不好，我自私自利，老為個人打算，我實在不好。」

「我老愛跟你鬧意見，常常在大家的面前說你的不是，我很該死！」

「不要說那些過去的事，我們如今不是又好在一起嗎？」大福說。

「老楊說得真對，咱們工人階級是一家人，不分你我彼此。」

忽然，身後傳來了一片笑聲。「怎麼？你們倆又吵架了？」原來老楊他們一班工友都到來了。

「不！不！咱們兄弟，怎會吵架呢？」大福連忙說。

「對！對！咱們兄弟，講的是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相支持。」

「大福，關於你的事，我們正向資方交涉。你因公受傷，現應得到賠償。倘若資方不肯答應賠償，那我們將採取行動來對付。」老楊說。

「我真不知怎樣去謝你們。」

「大福，別說那樣的話，咱們工人要齊心，否則，怎樣去鬥爭呢？」

「來！大福、小郭、讓我們緊緊的靠在一起，為了幸福的明天而鬥爭！」他們的手緊握在一起，多少言語，都在其中溶化了……。

工……人……的……好……兒……女

· 崇漢 ·

一紙開除「通知書」，親愛的戰友，你就要離開熟悉的廠房，離開你親愛的工友了。

為了團結工友，教育工友，為了幫助一些思想認識不清，而被黃色、灰色毒素麻痺、腐蝕的工友覺醒過來，使他們明白為什麼他們從清晨工作到夜晚，從夜晚工作到半夜，從半夜工作到天明，辛辛苦苦地付出了勞動的成果，卻得不到合理的代價，得不到三餐應有的溫飽。使他們明白為什麼勞動階級越來越貧困，生活沒有保障，而那些雙手雙腳不勞動的剝削者，卻每月薪酬成千上萬。經常購買汽車，購買洋樓。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繁榮安定、公平合理的社會？

記得，經理曾對你這樣警告：「為了照顧你個人的安逸、享受和幸福，還是放棄團結工友，教育工友的傻事吧！何況，也沒有人或者工會來命令你，指示你這樣幹。」

你卻理直氣壯的回答：「我這樣幹不需要什麼命令或指示，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下層勞苦群眾就是命令。為了指示出一條大多數人解放、幸福的光明正道，

我個人生活上感受到的一點困難、痛苦，難道會比得上廣大勞苦群眾被盤剝、被壓迫的痛苦嗎？勞動結合階級鬥爭，就是我們的幸福。」

在威迫利誘的面前，真理在上，個人的利益在下，我們的好工友，你回答得好痛快！好堅決！多少同志在你的豪言壯語下奔騰前進，多少吸血魔鬼在你的怒吼下發抖、胆怯。

臨別，我們緊緊地握手的片刻，你爽朗的對工友們說：「離別的，只是生產資料，機器和廠房，對於我們共同的理想、信仰、鬥爭，反動份子永遠也無法隔離我們的。我們要拋掉幻想，堅決鬥爭到底，不要被敵人的假象迷惑，反動份子絕對不會放鬆對勞苦群眾的剝削、迫害的。」

在面臨困難、挫折的時候，你看到了光明、預見了成績、鼓足了勇氣，帶動了更多群眾勇往直前。敢於破私立功，敢於面臨失業的傷痛堅持立場，堅持群眾工作的同志，你是一個敢於鬥爭的好同志，是祖國優秀的好兒女！工人階級的好戰士！



小 劉

梁小慧

(一)

小劉蹲在地上，兩手托住下巴，對着機器發怔。一些拆下來的機件和工具亂七八糟地交疊着，盛油的罐子傾倒在地上，有一些油漏出來了。然而，小劉一點也沒發覺到，他仍舊對着機器發怔，一忽兒皺着眉頭，一忽兒把機件拿到機器裝裝拆拆，弄得滿身大汗，一頭油污。

「這到底怎麼搞的？」他扔了機件，長吁一口氣，擦擦手，站起身子，四下張望。

「趙師傅，那些機件不能裝上去。」小劉走到趙師傅跟前，又加上一句：「我看一定配錯了！」

「準沒錯！小劉，再試試看嘛！」趙師傅微笑着說。

「我已試過大半天了，就是裝不上去，煩死了！」小劉埋怨着，掏出手巾擦擦臉。

「走，再試試。」

趙師傅跟小劉來到機器旁，看到那些凌亂的機件和工具，皺皺眉頭，趕快把它們放好，一面對小劉說：

「小劉，你裝給我看看。」

於是，小劉一手抓起螺絲扳手，一手拿着機件，就這樣一件一件地裝上去。趙師傅很用心地看，一面看一面點頭。前幾件還能裝上去，剩下兩三件卻無法裝上去了，小劉一個勁兒想把它裝上，但螺絲釘不對螺絲洞，移了好幾次還是不能裝上，小劉放下機件和工具，指着機器說：「便是這樣——」

「你把剛才的螺絲鬆了一半，再試試。」趙師傅說。

小劉嘟着嘴脣，他有點不耐煩了，但還是照趙師傅的話，把螺絲都鬆了一半，再把那未裝的裝上去，這下子竟然全部裝上去了。小劉驚奇地看着趙師傅。

「趙師傅，這是怎麼回事？」

「你把螺絲全板緊了，其他的機件不能移動，自然裝不上去，蠻幹是不行的。譬如彈鋼琴吧，一定是十根手指一齊來，學機器嘛，不但要十根手指，還要多動腦筋，這就容易多了。」

「啊，原來這樣！」小劉若有所悟地點點頭。他揩淨了地上的油污，拿起工具走到另一個車間去。趙師傅望着小劉的背影，心中在想：「這孩子樣樣都肯幹，就是太魯莽隨便了一點，單靠蠻幹不行的呀。」對這個學徒，趙師傅是很關心的。無論是在技術上，或者是在生活上與學習上，趙師傅都那麼樣細緻地開導他，但要改造一個人談何容易呢？趙師傅就覺得他是應該去教導小劉的，何況他們又是師徒關係呢！

(二)

又過了一個星期，又是星期六。趙師傅對小劉說：

「小劉，今晚我帶你去工會看看好嗎？」

「工會？好啊！」小劉顯出高興的樣子。

「工會裡有各個行業的工友，聽聽他們行裡所發生的事，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那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當晚，趙師傅偕同小劉來到工會。工會裡很熱鬧，有老工人，也有年青小伙子，大家坐在一起談話。

氣氛是熱烈的。

「這是小劉，我的徒弟！」當趙師傅把小劉介紹給各工友認識時，大家都伸出手來跟小劉握手。趙師傅是工會的老會員，跟大伙兒都熟得很。

「老徐，廠裡的情形還好吧？」趙師傅坐在一位老工人的對面，非常關懷地問。

「廠方大耍花招，大肆製造謠言，妄圖破壞我們工人的團結。結果被我們撕下了假面具，狼狽不堪！後來廠方威脅工友，倘若再不復工，決定開除全體工友，但在全體工友的堅決反擊下失敗。所以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老徐的話剛說完，四下已响起了一片掌聲。

這些話多新鮮呵，小劉從來也沒聽過。

「我們這一行碼頭上的搬運工人，整日流汗，是爲了什麼？太陽晒，雨水淋，工頭的叱罵，洋人的欺侮……有一工沒一工，區區幾十元，還要養妻育兒吶！」這位工人的話，字字句句充滿了多少辛酸與控訴。是啊！他們這樣辛苦到底爲了什麼？小劉陷入沉思中。

「我們石廠的工友，受盡了資本家的壓榨，我們靠着力氣，握着鋤頭鐵鍬，一鋤一鍬都像一根鞭子，抽打在我們心上……我就親眼看見一位工友打從石坡上摔滾下來，頭顱破碎……」多麼沉痛的故事啊！小劉彷彿看到那滾下來的工人，抵地後發出一聲淒厲的叫聲……

「海上是有風暴的，但我們一定要出海，捕魚網蝦，長年累月對着白茫茫的大海，澄藍的晴空；海風吹白了頭髮，也吹乾了眼淚，留下來的，祇是一隻孤另另的船隻、破網……」

「戴着鋼盔，行走在鐵架上，一座建築物的骨樑、架子，就這樣安裝起來；偶一不慎，翻一個身，一條生命就此完蛋……」

「一根根木條，經過刨床，已被刨得平滑，然而，手一經過，只能剩下模糊的血肉……。」

工友們越談越熱烈，有些流着眼淚說，有些流着眼淚聽，有些握緊拳頭……今晚，小劉的心情非常激

迷你裙的風波

★春梅★

(一)

亞娣像風一般衝進家門，邊脫鞋邊喊：「媽！媽！」一個四十多歲上下的中年婦人打從廚房走出來，頭髮凌亂，滿臉皺紋。她就是亞娣的媽。「什麼事啊？」她看到亞娣急忙的樣子，兩隻鞋一前一後拋在地上，連忙拾起來放好了，埋怨着：「這麼大了，自己的鞋也不會收拾。」

亞娣可不聽媽這一套，她嘟嘴說：「媽！上星期新買的那件裙子呢？」

「又有什麼事啦——」

「今晚學校開舞會——妳把裙子放到那裡去了？」亞娣急急地說。

「舞會？你們學校怎麼搞的，整天開舞會？」

「妳別管那麼多——哎呀，究竟放到那兒去了呀？」

「女孩子家整日在外面跑，成什麼話？喏，就擱在第二層的箱子裡。」

亞娣把箱子拖出來，她的裙子被壓在另一些衣服的下面，她把上層的全部倒出來，取出裙子，比了比身子，就到浴室裡換了它。那是一襲淺紅色的迷你裙，亞娣站在鏡前看了又看，又化了裝，簡直是換了另一個亞娣：漂亮、性感。

樓下響起了汽車的汽笛聲，亞娣跑近窗口探頭看一看，驚喜地叫了起來：「哈囉，楊Sir，我就來了。」當時亞娣急忙穿起高跟鞋，順手拿了手提袋，一面跨出大門一面對媽說：「我們學校的密絲特楊來接我去了，今天不回家吃飯。拜

拜。」亞娣說完向媽揮揮手，急步奔下樓梯。

「亞娣，妳要早點回來啊！」亞娣媽在背後大聲喊，但亞娣卻沒聽見了。媽搖搖頭，嘆息着說：「這孩子……」！

(二)

亞娣坐在車內，楊Sir坐在身旁，他抽着煙，色迷迷地瞧着亞娣那動人的胴體。

「亞娣，妳今天打扮得漂亮極了！」

「是嗎？楊Sir！」亞娣高興地說。

「可不是——唔，此後不准叫我楊Sir，應該叫——叫楊哥！」

「我……」亞娣害羞地低下頭。楊Sir今年四十開外，身體健壯，面貌長得頗英俊。楊Sir是亞娣的英文老師，又是學校的訓育主任，不知多少女同學被他迷住了；亞娣也是其中之一。

「楊……聽說你有太太了？」

楊Sir被亞娣這一問，驚愕了一會，說：「沒這回事——唔，亞娣，妳不要輕信人家閒話，有人想破壞我們的感情——唔，簡直卑鄙！下流！」

楊Sir忽然挨進亞娣，亞娣身上的氣味更教他心蕩了起來，而亞娣的心也一直猛跳不停——忽然，楊Sir張開手臂把他抱住，她一驚連忙把他推開，口裡急促地說：

「楊Sir，別這樣——別這樣！」

楊Sir大概也覺察到剛才的失措，連忙弄弄領帶，坐回自己的位

子。他帶亞娣去看戲，吃飯、一直玩到晚上七點多，才載她回學校參加舞會。楊Sir和亞娣雙雙走進禮堂，到處響起一片口哨聲，人們的眼光射過來，亞娣感到有點窘。

參加舞會的男女同學，全穿着阿哥哥褲和迷你裙。舞會開始了，一對對男女同學相擁着跳起舞來，楊Sir和阿娣也在跳着，他們臉貼臉，緊緊地擁抱着……。

散會後，楊Sir又帶亞娣上舞廳玩。亞娣喝下了楊Sir給她的一杯酒，她感到頭暈，終於迷迷濛濛地睡去……

(三)

醒來後，亞娣發覺自己睡在楊Sir的身旁，她明白了一切，她憤怒地搖醒了楊Sir：

「你！你——」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吃幾粒避孕丸算了！」楊Sir滿不在乎地說。

「你欺騙了我，你還算是人？你這壞蛋！」亞娣哭着，尖聲地叫。

「我可是有名氣有地位的人阿，妳簡直誹謗！」

「你這衣冠禽獸！教育界敗類！我要告你！」

「哈哈……告我？很好！妳不去教育界打聽打聽，我楊某人的為人，誰不知道風流倜儻？憑妳這丫頭，能動我一根毫毛？嘿……我告訴你，楊某人也要告妳：告妳誘——姦——！」

「畜生！我跟你拼了！」

亞娣抓起桌上的茶杯，向楊Sir丟過去，不中，她氣得快瘋了，手提袋也沒拿，就像風一般衝出大門……背後響起了楊Sir猙獰的笑聲……！

動。多麼新鮮的故事，多麼動人的故事呵！

「工友們！大家的生活都一樣苦，你們說，我們應該怎麼辦？」一位工友站起來說。

「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

「一個人的困難就是大家的困難……」

大家的話就像說進了小劉的心裡。是呵，應該怎麼辦？小劉一直在想，小時候我也挨過苦，生活艱難，欠租欠債，有一回逼得走投無路，還不是爸爸的工友幫忙過了關嗎？

歸途中，趙師傅微笑着對小劉說：「剛才你有什麼感受？」

「我很感動。這些人所說的，無一不包含着血淚。在現實生活裡，到處都可以發現這樣的故事。」小劉激動地說。

他們倆相視一笑，然後分手各自回家。以後，小劉經常到工會去。小劉進步得很快，現在他變得很細心，肯動腦筋，不再魯莽了……



九件衣

改編自民間小說「九件嫁衣」 坤春

第五場 縣堂上

人物：

花自芳

喬子同

申大成

夏玉嬋

夏蓮：丫環

申娘：申大成之妻

衙役多人

佈景：縣衙門，中間還掛一匾額“光明正大”，左邊有迴避肅靜的牌子。

時間：中午時分

幕開：一衙役在外敲起了三聲鼓，許多衙役排成兩旁齊喊：大老爺升堂嘍……！

〔喬子同和花自芳從內走到縣堂上〕

喬：（對花自芳一拱手）老員外請。

芳：（假意推讓）公堂上哪有我的座位。

喬：那裡，那裡，老員外德高望重，站着不好，坐着說話方便。

芳：哈哈，喬大人過於謙虛。哈哈，恭敬不如從命。

〔喬子同坐上座位，花自芳坐在喬子同的旁邊。〕

喬：帶申……

芳：（阻止）慢着。

喬：老員外還有什麼顧慮？

芳：人犯傳齊了沒有？

喬：傳齊了，但只差一人。

芳：是誰？

喬：等下過堂，嫁衣是個鐵打的証據，老員外對衣服不熟悉，應該帶個証人。

芳：（大笑）哈哈！我早就想到這一層，帶了一個丫環來，昨天晚上她和被殺死的丫環一齊檢過嫁衣。

喬：（也笑了）看不出老員外倒這樣內行，好極了。沒問題，老員外。

芳：唔，沒問題了，帶人吧。

喬：帶申大成！

〔衙役們呼應一聲“帶申大成”。申大成帶了鎖披了枷上，給獄卒一推，衙役們再一喝，就跪了下來。〕

喬：你是申大成嗎？

成：是！

喬：你把偷衣殺人的經過，老老實實的從實招來！

成：（大聲喊）實在是冤枉我啊！

喬：（拍了一下記驚堂木，提高嗓子）呀！你不招！左右，預備夾棍！

成：（全身發抖，連連磕頭）小的實在冤枉，大人做主。

喬：你不是兇手，九件嫁衣怎麼會跑到你手里？你說！

成：這九件嫁衣是表姐送給我的，衣服還是她自己綉的。

喬：你怎麼會知道？

成：表姐親口對我說的。

喬：真的？

成：真的，我講的是實話。

喬：好。帶夏玉嬋。

〔左右呼喊一聲“帶夏玉嬋”，夏玉嬋也上了鎖鍊，她走到縣堂，看到許多衙役站在兩邊，手里拿着木棍，個個臉上都帶着殺氣，再看大堂上擺了許多刑具，嚇得她腿都軟了，眼淚不停地流，路也不會走了。女獄卒推了她一把，她站不穩，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兩邊的衙役喊了一聲“呃”，夏玉嬋兩條腿一軟，就跪了下來。〕

喬：你是夏玉嬋嗎？

嬋：（低着头）是。

喬：多大年紀？

嬋：三……三十二歲。

喬：夏玉嬋把頭抬起來。

嬋：是，大人。

喬：這個人你認得嗎？

嬋：那不是申表弟？

成：（大叫一聲）表姐——我……

喬：這里不是會親戚的地方。夏玉嬋認得不認得？

嬋：（眼瞪瞪的望着申大成不答。）

喬：（拍了一下桌子）認得嗎？

嬋：（咬了牙齒）認得。

喬：沒認錯？

嬋：沒認錯。

喬：不錯，那就對了。

嬋：什麼？（望着喬子同）什麼對了？

喬：你心里明白。

嬋：（糊塗起來）明白了什麼？

喬：（沉不住氣）老爺這里說話，不准你亂問。（指

了指公案上的包袱)這衣服是誰的?

嬋:(毫不考慮地)衣服是我的。

喬:(吆喝了一聲)吓,包袱沒有解開,你就曉得衣服是你的,明明是胡說。

(從籤筒里抽出一根竹籤,往地上一丟)左右給我掌嘴!

(走來兩個衙役,拖住了她,拿了竹板對着夏玉嬋的臉上打,玉嬋不斷的喊。大成心里像刀子扎了一樣的痛,玉嬋喊了一聲,他咬了一下嘴唇。衙役掌過了嘴,各向左右退下。)

嬋:(一邊摸着火辣辣的臉孔,一邊喊)我的話還沒有講清楚,你們就打我,我犯了什麼罪,你們為什麼要冤枉我……。

喬:(冷冷的笑)打你還算是便宜了你呢!冤枉!包袱還沒有打開,你就曉得衣服是你的,你明明是胡說嘛!

嬋:我認得那個包袱。

喬:你的眼力倒好呀,衣服明明是花員外的,你倒說是你的。

成:(耐不住插嘴)你說是花家的,有什麼證據?

喬:你要證據嗎?好的。傳花家的丫環來!

(丫環從內堂上,經過花自芳身旁。)

芳:(提醒地)你去認衣服,你要小心,仔細!

(丫環給喬子同行個禮,低着頭站着。)

喬:你是花家的使女嗎?

蓮:是。

喬:叫什麼名字?

蓮:叫夏蓮。

喬:衣服你看見過?

蓮:是。

喬:不會認錯?

蓮:不……不會。

喬:這是人命大事,你要小心仔細。

(衙役打開包袱,夏蓮戰戰兢兢地走近公案翻了翻衣服一看,嚇得倒退一步。)

蓮:(叫了起來)啊呀!老爺,這衣服不是……

芳:(馬上站起來打斷她的話)不是什麼?快講!不是我們的嗎?

蓮:(給花自芳一喝,魂也離了竅,舌頭不聽自己使喚,跟着他說)不是我們的嗎!

芳:不是我們的還會是別人的,快滾!快滾!

(夏蓮走兩步,看了看玉嬋和大成,心里非常難過,不肯走開,好像要說什麼似的了。)

芳:(大喝一聲)快滾!(夏蓮走過身邊時,放低聲)回去跟你算賬!

喬:人家已經認出來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成:(喊着)丫環的話不能當真!

喬:(喝了一聲)啊!丫環的話不能當真,你們的話

就能當真?你們又有什麼證據?

嬋:衣服是我綉的,我自然有證據。

喬:包袱里的衣服一共是幾件?

嬋:九件。

喬:什麼衣服?

嬋:嫁衣。

喬:什麼款式?

嬋:三件襖、三件裙、三條褲。

喬:什麼顏色?

嬋:大紅,玫瑰紫,藕紅。

喬:上邊綉些什麼?

嬋:乳燕朝陽,牡丹富貴。

喬:怎樣牽針,怎樣引綫?

嬋:花上有眼,衣內無痕。

喬:什麼記號?

嬋:衣襟下面綉了“玉嬋”兩個字。

喬:來人,檢查衣服。

(衙役甲應了一聲“是”,走向前開始一件一件的查檢着。)

甲:回報!嫁衣九件,三件襖,三件裙,三條褲,九大紅、玫瑰紫、藕紅三種顏色,衣襟下面綉了“玉嬋”兩個字……

喬:(一時呆住)啊……!

嬋:我說得對嗎?

(喬子同沒有主意半天回不出話來,兩隻眼睛望花自芳。)

芳:夏玉嬋是有名的綉工,這次我女兒出嫁,所有的衣服都是叫她綉的,衣服的款式,她自然知道,她分明耍賴,不動刑是不肯招的!

喬:對,用刑。預備夾棍!

(衙役們應了一聲“是”,從刑架上拿下夾棍,在玉嬋面前一晃,往地上一丟。)

喬:你招不招?

嬋:我實在冤枉!

喬:(拍了一下桌子,從籤筒裡丟下竹籤子)動刑!

(衙役們接上竹籤子,兩個衙役把玉嬋推倒,把她的腳套進夾棍。用力把繩子一拉,玉嬋大叫大喊起來。

玉嬋叫的聲音,像錘子一樣直向申大成的心上播,他用膝蓋向玉嬋那邊爬去,人像瘋了一樣,嘴里直喊天哪!天哪!衙役用棍子攔住他,衙役把他拖了回去。

這時玉嬋沒聲沒息。)

甲:大人,玉嬋暈了過去了。

喬:噴冷水!

(衙役甲在玉嬋臉上噴了幾口冷水。)

嬋:(逐漸醒來)哎喲,你夾了我也沒有什麼好招的

，哎喲，我有什麼好招的……哎喲……

喬：（得意）我說玉嬋哪，你已經嘗到滋味啦，我看你還是招了吧。

嬋：（咬了咬牙）我沒有什麼好招的！（她一用力說話，腿上又痛了起來）哎喲！哎喲……

喬：吓，你不招，左右！再來，夾斷她的腿！看她的嘴還硬不硬！

成：（一聽再要動刑，一邊爬，一邊磕頭，一邊喊）我招了！我招了！

喬：（摸摸幾根稀稀的鬚鬚）嘻嘻！你早招不是省了許多事嘛！

成：我招了也是死，不招也是死！只是我不曉得怎樣招，請你大人開導開導！

喬：這個很容易。（把供紙預備好）你看到花家有錢，夜里到花家偷竊，偷去嫁衣九件，殺死一個丫環，是嗎？

成：（忍住痛苦）嗯……。

喬：那就對了，現在畫個押吧！來……

芳：（突然插嘴）慢着！

喬：（怔住）什麼？老員外。

芳：派人到申大成家去搜血衣。

喬：血衣！？

芳：快！快派人去搜。

喬：噢！搜！來人！（走前兩個衙役應了一聲）到申大成家去，把血衣拿來！速去速回。

〔兩個衙役應了一聲下。〕

芳：好，作得好。

喬：老員外，要血衣幹什麼？

芳：誰要那血衣，你不知道嗎？申大成拿刀子殺人，身上一定濺了許多血的。

喬：（一驚）哎呀！差一點誤了事。

芳：所以，我們要追出血衣，一來顯得我們沒有冤枉他，二來申大成再有天大的本領，也沒有翻案的日子。你說是不是？

喬：（佩服）是是，老員外說得有道理。

芳：哈哈！過獎！過獎！

喬：（拍了一下桌子，么喝一聲）申大成！血衣藏在什麼地方？

成：什麼血衣！？我哪來血衣！

喬：裝蒜，你殺了人，一定濺了滿身血，怎麼會沒有血衣？

成：我沒有殺人！

喬：什麼沒殺人？你不都承認了嗎？

成：是你叫我這樣做的，我沒殺人！

喬：放屁！

〔這時兩衙役帶了血衣，申娘隨上。〕

衙役齊：大人，血衣搜到了。

喬：呈上來。（衙役呈上後退下）

〔喬子同和花自芳看血衣。申娘則乘機跪在丈夫申大成之旁。〕

娘：（哭着）你原諒我吧！

成：（怒目而視）哪來的血衣！？

娘：唉！衙役逼得緊，我知道你是被冤枉，可是有血衣也是死，沒血衣也是死。

成：那也是的。

娘：我要是不拿出血衣，一來可要連累表姐和她家里的人，二來你又可以少受點苦。

成：那衣上的血，是從哪來的？

娘：沒法子，我只好進了房子，拿着你的舊衣服，又找把剪刀，想了一想，心一橫手一用力，刀尖刺進大腿的內，拿着衣服在傷口上揩了揩，按了按，衣服上印上了一塊一塊的血跡。

成：（激動）我怪錯了你，現在你又懷孕數月，你身體要保重呀！

娘：（哇的一聲大哭）。

〔申大成和申娘相擁大哭，驚動了看血衣的大老爺。〕

喬：誰在啼啼哭哭的。呃！女的是誰？

役：（一衙役趕快報告）是申大成的娘子。

喬：誰叫她來的？

役：她跟着我們來的。

喬：轟出去！

芳：呃！來了就算，何必動怒呢！

喬：把她拉到一邊。

役：是。（把申娘拉在一邊。）

喬：申大成，人証物証都齊全。你還有什麼話說？

成：沒有什麼好說的。

喬：叫他畫押吧！

〔一衙役拿過供紙，把筆塞進申大成手里，申大成咬緊牙關，畫了供，把筆往旁邊一丟，人坐到地上。〕

喬：來人！把申大成押進死牢，等省裡批准，擇日正法，夏玉嬋給我鬆綁，轟她出去。

〔衙役把鎖鍊解開，推玉嬋出公堂。〕

喬：把這個女的，也給我轟出去。

芳：慢着，女的由我帶回去。

喬：呃！……是，老員外。

芳：哈哈！

——幕下——

第六場 威迫申娘

人物：
花自芳
花二

申娘

夏蓮

佈景：景同第一場

時間：早上

幕開：〔花自芳坐在大師椅上，花二在旁站着。〕

芳：申娘改變主意了沒有？

二：小的不大清楚，老爺！

芳：你只知道吃飯，你以為我白養你的嗎？

二：是的，老爺。

芳：還說是的，混蛋！叫人把申娘帶上來。

二：是，老爺。（走在廳門向內喊）把申娘帶上來，老爺要見見她。

〔不久幾個僕人拉拉扯扯的扯到大廳來，花自芳一見，趕緊站起來。〕

芳：坐坐！噲噲。

娘：你找我幹什麼？

芳：我現在知道你沒有丈夫了。我們今晚就成親吧！

娘：呸！你害死了我的丈夫，你還想逼我跟你成親，我恨不得吃你肉、剝你的皮！

〔趨向前拉着花自芳的衣服，一隻手往他身上亂打。〕

芳：你們這些都死了嗎，還不拉開。

〔花二和幾個僕人慌忙把申娘拉開，申娘大吵大嚷。〕

芳：申娘，你放明白點，你現在在我的手掌心里，你長了翅膀也飛不出去的，還是識趣點，答應我吧！

娘：（申娘只是大吵大嚷）就是死了也不會答應你的。

二：（獻計）老爺，小的認為還是叫夏蓮勸勸她吧！

芳：叫夏蓮來。

蓮：（不一會夏蓮上）老爺，叫我。

芳：夏蓮，你能勸服申娘我有賞，勸不服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蓮：是。

芳：我們都出去。

〔只剩下夏蓮和申娘。〕

蓮：姐姐，你到我們這里這麼久了，我本來要找你，可是沒辦法接近你。姐姐，你這樣不吃飯，也不是辦法的。……

娘：（打斷）你叫我養得肥肥胖胖的嫁給老狗是不是？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剝他的皮！

蓮：我不是這個意思，你肚子裡還有孩子，你死了，申家就絕了後代，以後誰替你報仇？我想你還是想辦法拖上一些時候，等孩子生下來以後，再想辦法逃出去。

娘：我怎麼沒想到呢？好妹妹，我聽你的話，你快去叫那傢伙進來。

蓮：（向外叫）老爺，申娘答應了。

芳：（匆匆跑進）答應了，答應了，申娘你真好。

娘：可是，我有一個條件。

芳：無論什麼條件，我都能答應的。

娘：你說的話可不能當狗吠的呀！

芳：我的話幾時當狗吠過！你快說，什麼條件？

娘：就是等孩子生下來再說！

芳：等孩子生下？

娘：怎麼樣了，不答應了？

〔花自芳沉思着，在大廳上踱來踱去，一會又看看申娘，嘴角露出稍微的笑。〕

芳：好，我答應你。

——幕下——

編 後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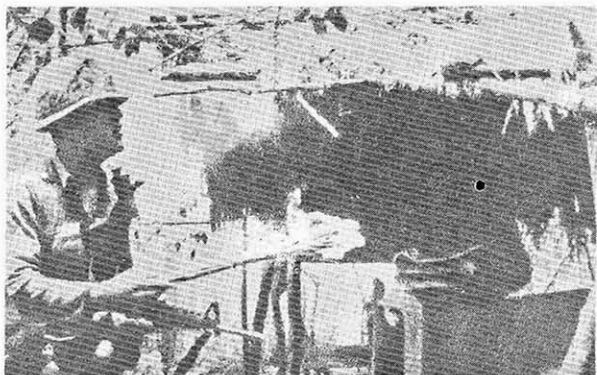
時代在變，歷史在前進，這是一條客觀的發展規律。文藝也不例外，要不然它就停留在一個階段上，成為腐朽的，不利於工農群眾的，所以文藝也要敢於破舊立新，也要向前發展！

本刊自創刊以來，不斷地收到各方的來信和稿件，給我們信心百倍，尤其是最近，更收到不少工人作品，如「英姐」、「小洋兵」、「剝削」、「小劉」、「手」、「他們倆」、「小彩的夢」、「工人的好兒女」、「建築工人談建築」、「給小梅的信」……都是工人自己拿起筆桿寫出來的作品。尤其是「英姐」「小洋兵」、「小彩的夢」，描寫的最好，文字樸素、淺白，深刻地描繪了舊社會裡的新人物，講出了工人階級新的道德觀念和崇高的階級感情。

「窮街」、「飛雪迎春到」是馬華文壇上少見的兩篇好散文，前者以深厚的感情，沈痛地寫出被迫害的一群勞動人民；後者以積極浪漫主義手法，熱烈地歌頌飛雪中奮戰的梅花，希望讀者詳細的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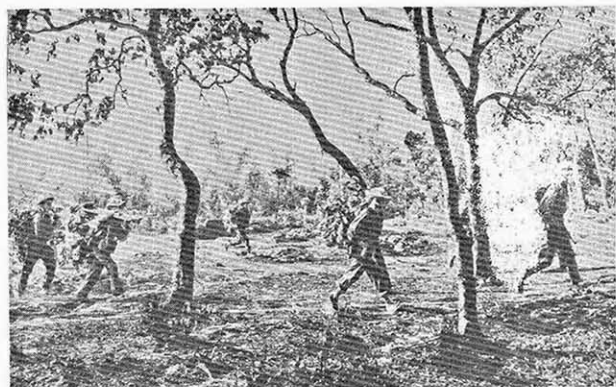
最近，日本軍國主義者又死灰復燃，魔爪漸漸地伸到東南亞各國。在日寇侵略馬來亞三年零八個月的日子裡，是血淋淋的教訓。「血的紀錄」、「一把日本刀」、「最黑暗的一刻」，就是日寇侵略馬來亞時所犯下的暴行。是的，這是血債！血債是不能從人們腦海裡抹掉！因此，我們特此鄭重地向讀者們徵求這類的文章和珍貴圖片，我們將整理出日寇侵略馬來亞的資料，讓我們永遠記着這筆血債！





美國兵在越南南方殺人放火。

越南必勝



解放軍乘勝追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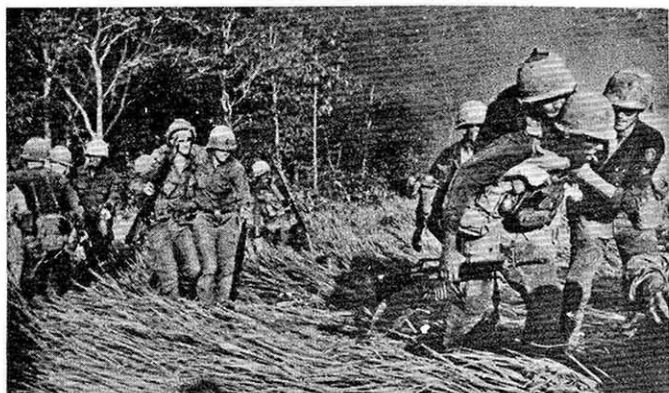


打擊空中強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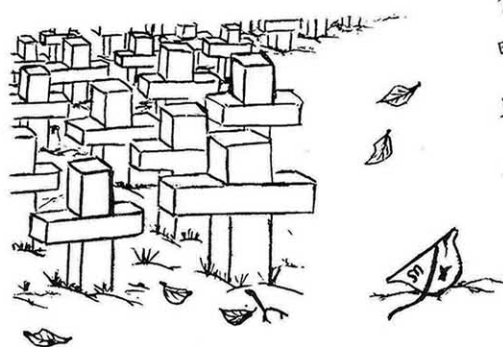


戰鬥中的越南女兵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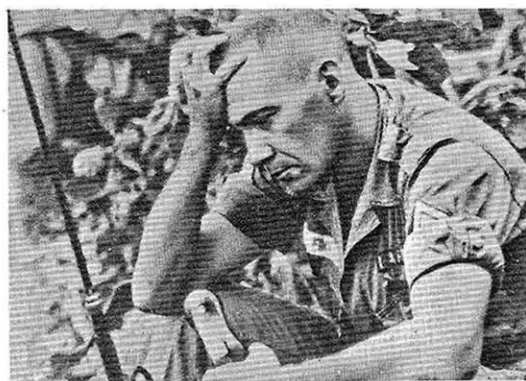
美國必敗



侵略軍死傷慘重。



侵略戰爭
就是死亡



厭戰情緒。



侵略軍狼狽不堪。



醜態畢露